

魏晋至元代重组的南北区别和标准音的转变*

北京大学中文系 张渭毅

提要：本文立足于汉语书面文献中反映重组的本证材料，论证了魏晋至元代各个时期的重组格局。指出徐邈所传洛阳旧音的重组，到了六朝隋唐初，已有了南北的差异。南方分三四等韵，却难分难辨重组，北方区分重组，但重四韵和纯四等韵不分。《切韵》是以金陵音为主体的、参酌邺下音而形成的综合音系，它的重组结构以金陵音为基础，三四等介音三分。慧琳时期，随着长安音上升为标准音，长安音的重组结构取代了金陵音的重组结构，重三韵母和普通三等韵母合流，重四韵母和纯四等韵母合流，三四等介音两分。慧琳以后区分重组的方言里，北方重组的区别和介音格局都跟长安音相同，金陵音虽然部分保持了三等韵和纯四等韵的对立，但介音格局跟长安音相同。

关键词：重组 类相关 南北 标准音 介音 洛阳旧音 金陵音 邺下音 长安音

一、几个重组问题的检讨

所谓重组，指《切韵》（《广韵》）的支脂祭真（諄）仙宵盐侵等八个三等韵（举平赅上去入）中的唇牙喉音字，声母、开合、声调相同而反切下字有分作两类的趋势，形成对立，由于在韵书同一个韵中小韵反切相重，故名重组。¹在韵图里，重组一类排在三等，另一类排在四等，一般把重组四等叫作1类[如董同龢（1945）]或A类[如周法高（1945）]，重组三等叫作2类[如董同龢（1945）]或B类[如周法高（1945）]。但龙宇纯（1970）主张把重组三等称作A类，把重组四等称为B类；邵荣芬（1982）把重组三等叫作C类，把重组四等叫作D类。为了避免称述上的歧异，本文采用重组三等（简称重三）、重组四等（简称重四）的名称。

陈澧的《切韵考》最先发现，《广韵》支脂真等个别三等韵中若干唇牙喉声母的小韵反切，在声母、开合、声调一致的情况下可以系联为俨然对立的两个韵类，董同龢（1945）继而把《广韵》的全部重组罗列出来，分类定性。他是这样发现《广韵》重组成系统对立的：

1. 重组两类韵母有不同的上古音来源。如支重三来自上古歌部，支重四来自上古佳部（即支部）；脂重三来自上古微部，脂重四来自上古脂部；真重三来自上古文部，真重四来自上古真部；质（术）重四来自脂部入声（即质部），质（术）重三来自微部入声（即物部）等等；
2. 从《切韵》往后推寻《集韵》、高丽译音、慧琳《一切经音义》、《古今韵会举要》等，重组读音有别，并显示出不同的流变；
3. 更重要的是，在时代较早的韵图里，重组分居不紊，一类排在三等，一类排在四等，在韵书中无法分的，也都各得归宿。

董先生分别重组的三个主要依据和原则，一直为后人所遵循，由此国内学者真正认识

*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0CY006)。本文初稿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访学期间写成，曾作为结项报告于2001年12月14日宣读，得到与会的丁邦新、梅祖麟、张洪年、朱晓农等先生的热心指教。承蒙丁邦新先生提出修改意见，王洪君先生鼓励，笔者对初稿进行了较大修订和补充。谨记在此，并向以上诸位先生表示感谢。

了重组，这是他对于重组研究的独到贡献。²

但是，董先生不大相信反切下字系联的类别，他认为陈澧发现重组现象而未能及早受人注意的原因就在于“陈氏只是单纯的去系联反切而没有再用旁的材料作参考，就时常为少数不谨严的切语所累，致使整个的系统因之混淆。”陈澧“最大的失败还是在过于信赖反切系联的结果。反切下字固然是显示着这几韵在开合之外还有两类不同的韵母存在，可是实际上又不过是透露了一个区分的大体倾向。至于详细的分配情形，反切下字所表现的却不免问题重重。”（董同龢 1945：15）既然韵书“不足全信”，只好依赖韵图的分类，因为“《韵镜》与《通志七音略》从来没有混乱过韵书上任何两韵的字。”（董同龢 1945：29）

我们觉得，董先生为了区别《切韵》（《广韵》）的每一个重组，他的立论过于依赖《切韵》以后的韵图和音义书，而忽略了《切韵》重组的实际分类跟《切韵》以后的韵图、韵书以及音义书的差异，从而模糊了《切韵》重组的真实面貌。

了解《切韵》重组的真实面貌，一定要从《切韵》本身出发，不可回避重组反切的实际分类。反切下字和反切上字都是区分重组的依据。先看《切韵》（《广韵》）八个重组韵里反切下字区别重组类别的情形，韵类系联的结果据周法高（1945）整理：

表一

韵、开合	分重三、重四	不分重三、重四	无重组
支开	+		
支合		+	
纸开	+		
纸合		+	
真开		+	
真合	+		
脂开			+
脂合		+	
旨开			+
旨合		+	
至开		+	
至合	+		
真开	+	+	
真合（諄）	（《广韵》分）	（《切韵》合）	
辘开		+	+
辘合（准）	+	+	
震开	（《切韵》分）	+	+
震合		（《广韵》合）	（《切韵》无）
质开	+		+
质合（术）			+
仙开	+		
仙合	+		
猕开		+	
猕合		+	
线开	+		
线合	+		
薛开		+	
薛合	+		
宵	+	+	
	（《广韵》分）	（《切韵》合）	

小		+
笑	+ (《广韵》分)	+ (《切韵》合)
侵	+	
寢		+
沁		+
緝	+ (《切韵》分)	+ (《广韵》合)
盐		+
琰	+	
艳	+	
叶		+
祭开		+
祭合 ³	+	
韵类总数	<u>《切韵》16, 《广韵》17</u>	<u>《切韵》17, 《广韵》17</u> <u>《切韵》8, 《广韵》7</u>

可见,《切韵》、《广韵》不辨重组和无重组的韵类数之和(《切韵》25,《广韵》24)多于分辨重组的韵类数(《切韵》16,《广韵》17),有的韵开合韵类都不辨重组,说明《切韵》、《广韵》难辨重组,合大于分。

《切韵》(《广韵》)的重组分类固然一定要借助于韵图的分类,否则,重组的分类和定性无从可言,陈澧的失败就在此,董先生的成功也在此。然而,韵图和《切韵》以后的重组并不等同于《切韵》的重组。《切韵》的反切下字难辨重组,数量很多,决非偶然。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同是反切下字分类的混淆,慧琳《一切经音义》、《古今韵会举要》跟《切韵》不一致:《切韵》是重三和重四混淆,而《一切经音义》、《古今韵会举要》是重三跟普通三等混,重四跟纯四混。根据河野六郎(1939)、三根谷彻(1953)、葛毅卿(1958)、蒲立本(1984)、麦耘(1995a)、丁邦新(1997)等的研究,早期韵图(或等韵时代)的重组分类,已经跟《切韵》有所不同。单从归字上,吴圣雄(1999)就剥离出一个不同于《广韵》的张麟之《韵镜》的语音层次。张渭毅(2001)发现,《集韵》按照反切下字折合来自《广韵》以外的重组字音时,除了不分重三、重四,还有重三跟普通三等混、重四跟纯四混的现象。

反切上字也能为重组分类提供依据。周法高(1952)发现,唇音反切里,重三反切上字和重四反切上字不相混淆。日本学者辻本春彦(1954)进一步发现,《切韵》系韵书重组的反切,反切上字的分等跟被切字的分等一致,即反切上字是重四,被切字也一定是重四,反切上字是重三,被切字也一定是重三。在没有重组对立的重组韵里,可以按反切上字来决定被切字是重三还是重四。平山久雄(1966)对这项规律进行阐发,并称之为“类相关”,松尾良树(1974)讨论了《广韵》反切的“类相关”(平山久雄1997)。周法高(1989)把“类相关”的规律推广到隋唐五代宋初重组反切资料的解释。

以上学者都注意到反切上字具有区别重组类别的“标记”(mark)作用。其实,反切上字也有跟着反切下字走、不区别重组的“标记”作用,也就是说,反切下字不区别重组,反切上字为了追求跟反切下字的和谐,也有不区别重组的趋势。我们认为,这也应该是反切上字“类相关”的一个表现,这里提出来,算作对以上各家观点的补充。

《切韵》、《广韵》重组韵中,两个配对的重组反切,⁴反切下字不辨重组,反切上字也倾向于不分。表一中,《切韵》反切下字不分重组的韵类有17个(《广韵》有17个),表二把属于这些韵类的配对反切全部列举出来。非重组韵,包括李荣(1956)所分的子类和丑类三等韵,我们称作普通三等韵,简称普三。表二《切韵》重组反切的归类及其音韵地位据李荣(1956),《广韵》的据董同龢(1945)。括号内的反切是跟《切韵》反切用字不同的《广韵》反切及其类别,下加横线的反切是《切韵》所无、《广韵》增加的反切。独韵不标开合。加星号的指《切韵》或《广韵》的配对反切中有一个或一对反切能够从反切上字标记重组类别。表三同。

表二

韵、开合、声母	重四反切	反切上字的类	重三反切	反切上字的类
支合见	居随	普三	君为(居为)	普三
支合溪	去随	普三	去为	普三
支合晓	许随(许规)	普三	许为	普三
纸合溪	去弭(丘弭)	普三	去委	普三
真开见	举企	普三	居义	普三
真开溪	去智	普三	卿义	普三
真开影	於赐	普三	於义	普三
脂开滂*	匹夷	重四	敷悲	普三
脂开並	房脂	普三	符悲	普三
脂合群	渠佳(渠追)	普三	渠追	普三
旨开帮*	卑履	重四	方美	普三
旨开並	扶履	普三	符鄙	普三
旨合见	居谏	普三	居洧	普三
旨合群*	葵癸(求癸)	重四(普三)	暨轨	重三
至开帮*	必至	重四	鄙媚(兵媚)	重三(普三)
至开滂	匹鼻(匹寐)	重四	匹备	重四
至开並*	毗四(毗至)	重四	平祕	普三
至开明*	蜜二(弥二)	重四	美秘(明秘)	重三(普三)
至开溪*	诘利	重四	去冀	普三
真开帮*	必邻	重四	府巾	普三 ⁵
真开滂*	敷宾(匹宾)	普三(重四)	普巾	普三
真开並	符邻(符真)	普三	符巾	普三
真开明*	弥邻	重四	武巾	普三
真开群	渠人	普三	巨巾	普三
真开影	於邻(於真)	普三	於巾	普三
真合见	居春(居匀)	普三	居筠	普三
軫开明*	武尽	普三	眉殒	重三
震开溪	去刃	普三	羌印	普三
震合见	九峻	普三	居韵	普三
质合见*	居蜜	普三	几律	重三
獮开帮	方緬	普三	方免	普三
獮开並	符善	普三	符蹇	普三
獮开明*	无兗(弥兗)	普三(重四)	亡辩	普三
獮开见	基善	普三	居犖	普三
獮合群	狂兗	普三	渠篆	普三
薛开帮	并列	普三	方别(兵列)	普三
薛开並*	扶别	普三	皮列	重三
宵帮	甫遥	普三	甫乔(甫娇)	普三(普三) ⁶
宵明*	无遥(弥遥)	普三	武僊	普三
宵溪	去遥	普三	去遥(起器)	普三(普三)
宵群*	渠遥	普三	奇骄(巨娇)	重三(普三)
宵影	於宵(於霄)	普三(普三)	於乔	普三
小帮	方小	普三	方矫(陂矫)	普三(重三)

张渭毅代表作之一：魏晋至元代重组的南北区别和标准音的转变

小並	符小（苻少）	普三（普三）	平表	普三
小影	於小	普三	於兆	普三
笑帮*	卑妙（卑笑）	重四	方庙（方庙）	普三
笑明*	弥照（弥笑）	重四（重四）	眉召	重三
笑群	渠要（巨要）	普三（普三）	渠庙（渠庙）	普三
缉影*	（伊入）	（重四）	（於汲）	（普三） ⁷
盐群	巨盐	普三	巨淹	普三
盐影*	於盐（一盐）	普三（重四）	英盐（央炎）	普三（普三）
叶影	於叶	普三	於辄	普三
祭开疑	鱼祭	普三	牛例	普三

《切韵》重组韵里，反切下字不分重组的配对反切有 49 对（《广韵》有 53 对），反切上字标记重组类别的只有 15 对（《广韵》有 19 对），仅占配对反切总数的 31%（《广韵》占 36%）；而反切上字不标记重组类别的多达 34 对（《广韵》有 34 对），占配对反切总数的 69%（《广韵》占 64%），这说明重组反切的下字不分重组，反切上字也大多不辨重组。

这些下字不辨重组的配对反切有四个特点：

第一，反切上字都是普通三等字，配对反切的上字大多共用同一个普通三等字，《切韵》有 20 对之多，《广韵》有 22 对之多。配对的反切，即使不用同一个普通三等字作上字，上字的出现也是比较自由的，既可以作重三反切的上字，又可以作重四反切的上字，如反切上字“符”，既构成重四反切符小反，跟重三反切平表反配对，又构成重三反切符鄙反，跟重四反切扶履切配对。

第二，个别配对的重组共用同一个反切，如《广韵》的渠迫切、《切韵》去遥反既注重三小韵的音，又注重四小韵的音；

第三，个别《切韵》配对的重组小韵到了《广韵》合并为一个，如《切韵》獮韵重四基善反小韵和重三居犖反小韵，在《广韵》里合并成一个居犖切小韵；

第四，某些本来《切韵》标记重组类别的反切上字，到《广韵》里改成普通三等字，如《切韵》重四葵癸反，上字属重四，《广韵》改为求癸切，上字属普三；《切韵》重三鄙媚反，上字属重三，《广韵》改为兵媚切，上字属普三；《切韵》重三美秘反，上字属重三，《广韵》改为明秘切，上字属普三。这似乎说明《广韵》比《切韵》更不辨重组。但是，也有某些《切韵》没有标记重组类别的反切上字，到《广韵》里改成重组字，如《切韵》重四无兖反，上字属普三，《广韵》改为弥兖切，上字属重四；《切韵》重四於盐反，上字属普三，《广韵》改为一盐切，上字属重四；《切韵》重三方矫反，上字属普三，《广韵》改为陂矫切，上字属重三。这又似乎说明《广韵》有意分辨重组。

有趣的是，有两个真韵、宵韵的配对反切，《切韵》下字不分重组，上字也不分，《广韵》下字分重组，上字也改为相应的重组字：《切韵》真韵重开四敷宾反，上字属普三，《广韵》改为匹宾切，上字属重四；《切韵》宵韵重四无遥反，上字属普三，《广韵》改为弥遥切，上字属重四。

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形：《切韵》宵韵重三奇骄反，虽然下字不分重组，可是上字却是重三字“奇”，《广韵》宵韵下字分重组，但把《切韵》奇骄反改为巨娇切，上字“巨”是普三字，跟配对的重组反切渠遥切的上字“渠”同类，反而丧失了标记作用。

另一方面，《切韵》反切下字分辨重组的反切，反切上字也并非彻底地标记重组类别。讨论反切上字“类相关”的各家几乎都注意到，普通三等字可以作两类重组反切的上字，从而使反切上字的标记作用不那么明显。据表一，《切韵》反切下字区分重组的韵类有 16 个（《广韵》有 17 个），表三列出属于这些韵类而反切上字不标记重组的配对反切：

表三

韵、开合、声母	重四反切	反切上字的类	重三反切	反切上字的类
支开並	苻支	普三	符羈	普三
支开群	巨支	普三	渠羈	普三
支开晓	香支	普三	许羈	普三
纸开帮	(并弭)	(普三)	(甫委)	(普三)
纸开滂	匹婢	重四	匹靡	重四
纸开见	居昏	(普三)	居绮	普三
纸开溪	丘弭	(普三)	墟彼	普三
真合影	於避	普三	於伪	普三
至合见	(居悸)	(普三)	(俱位)	(普三)
至合群	(其季)	(普三)	(求位)	(普三)
至合晓	火季(香季)	普三(普三)	许位	普三
真开並	(符真)	(普三)	(符巾)	(普三) ⁸
真开影	(於真)	(普三)	(於巾)	(普三)
真开群	(渠人)	(普三)	(巨巾)	(普三)
质开见	居质	普三	居乙	普三
质开影	於逸(於悉)	普三(普三)	於笔	普三
仙合影	於缘	普三	於权	普三
宵帮	(甫遥)	(普三)	(甫娇)	(普三) ⁹
宵溪	(去遥)	(普三)	(起器)	(普三)
宵群	(渠遥)	(普三)	(巨娇)	(普三)
宵影	(於霄)	(普三)	(於乔)	(普三)
笑群	(巨要)	(普三)	(渠庙)	(普三)
侵影	於淫(挹淫)	普三(重三)	於吟(於金)	普三(普三)
琰影	於琰	普三	应俭(衣俭)	普三(普三)
艳影	於艳	普三	於验	普三

《切韵》反切下字分重组的配对反切有 25 对(《广韵》39 对),反切上字不标记重组的有 11 对(《广韵》24 对),占配对反切总数的 44%(《广韵》占 61%),接近半数(《广韵》超过半数);反切上字标记重组的有 14 对(《广韵》15 对),占配对反切总数的 56%(《广韵》仅占 39%)。这些数据说明,反切下字分辨重组的反切,对于《切韵》而言,反切上字相当一部分不辨重组,对于《广韵》来说,反切上字多数不分重组。从《切韵》到《广韵》,总的趋势是,下字区分重组的反切,其上字反而越来越不辨重组。比如,《切韵》纸韵重四卑婢反,上字是重四,《广韵》改为并弭切,上字是普三;《切韵》至韵重四癸悸反和重三轨位反配对,上字分属重四和重三,《广韵》则改为居悸切和俱位切,反切上字都是普三字;《切韵》至韵重三逵位反,上字是重三,《广韵》改为求位切,上字是普三。¹⁰

总的来看,《切韵》(《广韵》)反切上字“类相关”的表现跟慧琳《一切经音义》、朱翱的反切和《集韵》大为不同:《切韵》(《广韵》)反切下字的不辨重组或难辨重组在反切上字体现出来,即重三字和重四字虽然不互作反切上字,¹¹普通三等字却可以大量的作重三、重四两类反切的上字,说明重组两类切上字不能截然分为两组(麦耘 1995a: 41),而且,纯四等字一般不作重三、重四和普通三等反切的上字,¹²说明重三、重四、普三和纯四的介音不同。慧琳《一切经音义》、朱翱的反切以及《集韵》则不然,据黄淬伯(1930, 1998)、张慧美(1988)、龙宇纯(1986)、谢美龄(1990)、张渭毅(1999b, 1999c, 2002)等的研究,慧琳音义、朱翱反切和《集韵》的反切上字重三跟普通三等是一类,反切上字重四跟纯

四等是一类，重三和普通三等介音相同，重四介音跟纯四等的相同，界限分明。跟《切韵》（《广韵》）相比，慧琳音义、朱翱反切和《集韵》更加注意反切上字的“类相关”，重组的分辨更加清楚，尽管它们的重纽分类格局跟《切韵》（《广韵》）不同。

以上的讨论说明，《切韵》（《广韵》）的重纽反切结构跟《切韵》以后的不同，各自反映的重纽面貌自然不同。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舌齿音反切下字如何归类，大致有三种意见：其一，董同龢（1945）、周法高（1945）和李荣（1956）等认为舌齿音跟重组四等是一类。重组三等单独成为一类，得到较多学者的赞同。其二，陆志韦（1948）把舌齿音中的知组、庄组和来母跟重组三等归为一类，把精组、章组和日母跟重组四等归为另一类。其三，龙宇纯（1970）、邵荣芬（1982）认为舌齿音跟重组三等同属一类，重组四等单独成为一类。各家都有立论的依据和论证的合理性，关键在于是否分清《切韵》重组本身的层次和《切韵》以后层次，这一点麦耘（1995a）、丁邦新（1997）等已经明确指出来了，他们的解释是，《切韵》以后的重组发生了不同于《切韵》时代的演变。

这似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从《切韵》到慧琳音义和早期韵图，重组越辨越明确，类别越分越清楚，然而前后的分类格局又有不同，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可以归结为各自的语音基础不同。那么，《切韵》能够区别重组和难辨重组的语音根据是什么？《切韵》以后区分重组的语音基础又是什么？《切韵》和《切韵》以后的重组差异是否只具有时间上的先后不同？是否还反映空间上的南北区别？从《切韵》到慧琳音义和早期韵图，重组的演变是直线式的前后继承和发展关系，还是各自处于不同的南北层次？促使《切韵》以后重组格局转变的机制是什么？这就需要把重组问题置于《切韵》前后各个历史时期大的语音背景之下，联系考察重组的差异，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重组音值的构拟是重组问题的重要环节，和重组的分类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谈到重组的语音区别，总的研究形势是认识趋于深入和分歧呈现明朗化。这里撇开不赞成重组有语音区别的论点不谈，大家一致认为，重组代表两种音节的对立。汉语的音节可以分析为声母、介音、主元音、韵尾和声调五个成分，因此，重组的语音区别就有声母区别说¹³、介音区别说¹⁴、主元音区别说¹⁵、韵尾区别说¹⁶和声调区别说¹⁷五派意见。1995年在台湾省召开了第四届国际暨第十三届声韵学研讨会，中心议题是重组问题。总的看来，介音区别说得到较多学者的支持。

我们不赞成声母区别说，承认重组的对立是声母的不同，就会使“我们相信唇、牙、喉音字先要分两大类，一二四等的不顎化，三等的顎化，那是回到了高本汉的老办法。赵元任先生早就加以批评，并提出‘介音和谐说’来解释。”（参看丁邦新 1997）陆志韦（1939）、李荣（1956）、邵荣芬（1982）、龙宇纯（1986）等也已证明三等声母顎化之说不足信。至于韵尾区别说和声调区别说，在反切里我们实在找不出蛛丝马迹来，只好放在一边。

我们认为，重组既是历时语音现象，又是共时语音现象。重组字音的区别，以《切韵》为基点，可以上溯上古音，下推现代某些方言。《切韵》（《广韵》）中的一对重组小韵，归在同一个三等韵内，表现为共时的对立，但它隐含着历时的发展过程。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重组字音，其区别特征有所不同。重组的介音区别说和主要元音区别说两派意见，从重组字音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都有存在的价值，关键要分清重组字音所处的语音阶段或层次。

重组字音的发展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南北方言不同步，时间有重叠，每一阶段的区别特征不同：

第一阶段，魏晋以前，以主元音和介音为区别特征的对立阶段。中古重组字音在上古音里的对立可纳入这个阶段。我们主张上古音同一个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从谐声系统看，中古重组字音在上古音里的对立有异部对立和同部对立两类，前者如《广韵》真韵重三字上古属文部，真韵重四字上古大多属真部，上古音是主元音[ə]和[e]的对立。后者如《广韵》支韵中从支声得声的度技等字属重三，岐歧歧歧歧芟等归重四，上古音都属支部，表现为介音的区别。

第二阶段，魏晋以后至元代，以介音为区别特征的对立阶段。《切韵》前后的反切材料、

韵书、字书、音义书和韵图中都有所反映，如原本《玉篇》、徐邈的反切、曹宪的《博雅音》、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玄应和慧琳的《一切经音义》、颜师古的《汉书音义》、朱翱的反切、《广韵》、《蒙古字韵》、《古今韵会举要》、《韵镜》、《七音略》、《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切韵指南》等。《切韵》（《广韵》）最有系统性和代表性。这个阶段跨越中古音、近代音两个语音发展时期，现代某些方言的重组现象是中古音的延续。《切韵》（《广韵》）重组的语音区别在于介音，因为“我们拟订《切韵》韵值是从《切韵》每韵只有一个主元音这一总假定出发的。如果把《切韵》置于同一韵中的重组两类看作是主要元音的不同，就破坏了这一假定。”（邵荣芬 1982：123）

第三阶段，晚唐宋元和现代某些南方方言，重三、重四对立和混并共存的中间阶段。既有介音的对立，又有两类韵母的合并。晚唐的西北方音和河中龙门（今山西河津）音重组已经不分，《集韵》重组对立和混并共存的现象最为明显。

第四阶段，重三、重四混并的阶段，晚唐宋元明清和现代的大多数方言不分重组，近代的韵书如《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音集韵》、《中原音韵》（齐微部唇音字除外）、《等韵图经》等，已没有重组的对立。

讨论《切韵》（《广韵》）的重组，我们是坚定的介音区别派。介音构拟的问题很突出，大家虽然都看到普通三等、重组三等、重组四等和纯四等在反切上字上表现出不同的介音和谐关系，但是构拟介音的时候，大都没有体现出四者的关系。据我们所知，只有丁邦新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他的构拟如下（丁邦新 1997：51）：

普通三等韵介音	-j-
重组三等介音	-rj-
重组四等介音	-i-
纯四等介音	-i-

丁先生的构拟，优点是分清了重组韵、普通三等韵和纯四等韵的介音性质，看到了这一点，不仅能够解决介音的上古音来源问题（即上古音里，三等韵介音有三类：j, rj, i，四等介音为 i），还能说明《切韵》以后重组的合流问题，因为重组的合流不是重三和重四直接混淆，而是重三跟普三合，重四跟纯四等合。

但是，我们认为，丁先生构拟的介音，实际上是《切韵》时代北方某个方言的介音而非《切韵》本身的介音。根据《切韵》音系本身重三和重四介音接近，普通三等介音跟重三、重四的介音难辨的事实，我们把《切韵》普通三等和重三介音拟为 j，重四拟为 i，纯四等没有介音。重三介音之所以不作 rj，是因为我们相信《切韵》里 rj -> j-。

龚煌城（1997）提出一个判断介音 r 存在与否的理论：

（1）三等韵里，凡是来母字出现的地方决不出现与来母谐声的字，而与来母字谐声的字出现的地方决不出现来母字，这两类字的出现呈现互补的分布，正如同二等字与来母字谐声，但来母字不出现在二等的道理是一样的；

（2）在韵图里，来母字和与来母谐声的字分别出现在同一韵的重组三、四等，呈现互补的分布。上古的来母字虽然放在韵图三等的位置，其反切下字原则上却是与韵图放在四等的唇牙喉音字系联的，因为来母是 r，而声母 r 之后就不能再接介音 r。重组三等介音来自上古 rj，只有当重组三四等的区别开始消失时，来母字才开始与重组三等字系联，说明 rj > j。

由此观察到，《切韵》（《广韵》）不少重组韵里，来母字和与来母谐声的字同时出现在同一韵类中，而且基本上反切下字可以系联，说明上古的介音 rj 与 j 在《切韵》已经合并为一。如脂韵开口梨，力脂切，出现在三等，既跟重开四的毗（房脂切）、伊（於脂切）系联，又跟重开三的耆（渠脂切）系联。又如脂韵重合三有来母小韵，力追切，与同韵的重合三速小韵（渠追切）系联。有意思的是，脂韵重合四葵小韵的反切也是渠追切，跟重合

三逢小韵同音。这都说明脂韵开合韵母不仅 $rj > j$ ，且重三、重四不分。

我们之所以把《切韵》重四构拟为 i ，而不从李方桂（1980）和龚煌城（1997）把重四构拟为 ji ，是因为我们坚信《切韵》纯四等没有介音 i 。在李先生和龚先生的《切韵》体系里，纯四等有介音 i ，重组四等介音不得不构拟为 ji 。

或许有人会根据潘悟云、朱晓农（1982）提出的重四介音为 j ，重三介音为 i 的观点来反驳我们。¹⁸ 实际上， i 介音在汉越语里也能使唇音唇齿化。丁邦新（1997：52）从王力（1948）和高本汉（1940）找到了四个纯四等韵唇音字在汉越语里变舌尖音的例子：

并 $tinh$ 酪、茗 $zanh$ 霫 $thit$

顺着丁先生的这个思路，我们从三根古彻（1993）的《越南汉字音对照表》里，又找到八个例子：

齐韵：篋 ti 篋 ti 铕韵：觶 $thien$ 锡韵：劈 $tich$ 僻癖 $tich$

迥韵：并 $tinh$

霫韵明母字“麵”很有意思，有 $rien$ 和 $mien$ 两读。仙韵重四字“面”也有两读： $dien$ 和 $rien$ 。麵、面都可以读舌尖音 $rien$ 。

酪、茗、霫的记音不同于王力（1948）和高本汉（1940），酪、茗各有两读，念 $dinh$ 和 $minh$ ，霫念 $tich$ 。

丁先生是想说明纯四等跟重四等一样有介音 i 。我们虽然把重四介音构拟为 i ，但是并不赞成《切韵》纯四等有 i 介音。因为纯四等有 i 介音，难于解释以下三点：（参考李荣 1956：109-115）

（1）赵元任（1941）针对高本汉的声母 j 化说，提出“介音和谐说”，即反切上字跟反切下字的介音有求同的趋势。《切韵》反切上字有分组的趋势，一二四等是一类，三等是一类；三等韵拿 $[i]$ 介音的字作反切上字，四等韵跟一二等韵一样，没有拿 $[i]$ 介音的字作反切上字的趋势；

（2）如果纯四等韵有 $[i]$ 介音，为什么跟一二等韵一样不跟章组声母配合，而普通三等韵的丑类韵和重组四等韵（即李荣分出的寅 A 类）却能够跟章组配合？

（3）从梵文字母对音看，自东晋法显（417 年）至唐地婆诃罗（683 年），一直用四等字对 $[e]$ ，说明四等的主元音是 $[e]$ 。

因此，只能认为一二四等都没有 $[i]$ 介音。四等没有介音 $[i]$ 照样可以解释方言音变。

然而，《切韵》纯四等韵没有介音 i ，不等于说《切韵》时代各个方言的纯四等韵没有介音 i 。《切韵》时代纯四等韵必须有一个 i 介音，唯其如此，才能说明上古音同一个韵部的三、四等对立以及《切韵》以后的四等演变何以有 i 介音。我们认为，《切韵》的介音综合了南北音系的介音差异，是以南方金陵音为主体的、同时能够解释北方差别的格局。《切韵》的纯四等介音虽然没有 i ，但是并不妨碍解释当时北方纯四等有 i 的差别，因为北方方言纯四等和重组四等的介音虽然一致，但是跟重组三等和普通三等的介音严格对立，《切韵》的分韵和重组韵中的小韵格局满足这个区别。

以上的各种问题，可以归结为两点解释：

1. 《切韵》的重组分立，是综合《切韵》时代南北方重组的结果。

2. 《切韵》重组的区别和介音格局跟《切韵》以后（慧琳时代和早期韵图时代）的不同，是由于标准音的转变造成的。

下面通过描写《切韵》前后和《切韵》时期的重组区别和介音格局，来展示重组的南北差异，进而用标准音的转变加以解释。

二、魏晋宋时期的重组区别和介音格局

（一）徐邈音切对于分析《切韵》音系性质的重要性

丁邦新（1995）提出《切韵》所涵盖的时间和地域问题，指出陆法言“论南北是非，

古今通塞”的“南北”，分别是金陵和洛下、邺下，而“古”能够涵盖到东汉、魏晋之间。我们认为，从《切韵》分韵的角度看，似应“古”到《颜氏家训》所说“自兹（指魏世）厥后，音韵锋出”的魏晋，因为颜之推批评的最早韵书乃是李登的《声类》和吕静的《韵集》。

讨论《切韵》的性质，最具代表性的名篇是周祖谟（1966a）。周先生特别指出，对于《切韵》的成书起决定作用的颜之推是重今而不重古的，他所重视的是在当时行用的相承的读书音和实际存在于语言中的语音分类，而不是晋宋以上的古音。就前代的书音而论，古通而今不通的，从今；今音南北读音不同的，则以相承的读书音为定。因此，《切韵》不是追慕前代的，是有实际的雅言和字书的音读做依据的、折衷南北异同而定的六世纪文学语言系统。（周祖谟 1966a: 444）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陆法言审音论韵，取五家韵书。五家书之中，最早的是吕静的《韵集》。如果陆氏重今不重古，为什么在取梁、北齐、北周四家（夏侯和阳、李、杜）南北韵书之时，还要取 250 多年以前的《韵集》？《切韵》音系能否涵盖齐梁以前的古音差别？

吕静《韵集》早已亡佚，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下的小注标出吕书的韵目。姜亮夫先生曾怀疑这个《韵集》不像晋人的作品。我们以《经典释文》辑录的徐邈音切为旁证，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

为什么要选择徐邈的反切作为旁证？主要有三点考虑：其一，陆德明《经典释文》博采汉魏南北朝经师之音，辑录最多者是徐邈的音切，共 2095 条，去其重复和“如字”等，可得 1400 多条音切，字音覆盖面广，能反映语音特点；其二，徐邈祖籍东莞姑幕（今山东诸城），永嘉之乱时，徐邈的祖父南渡迁居京口。东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徐邈生于京口，卒于晋安帝隆安元年（397 年）。徐邈四十四岁由太傅谢安举荐为中书舍人，累官骁骑将军，博学多闻，下帷读书，不游城邑，史称东州素儒，撰有《五经音训》等音义书十种，为学者所宗，所注《谷梁传》，为世所重，著作皆已亡佚，部分音切幸赖《经典释文》保存下来。陈寅恪（1948）说谢安之流操南渡北语，善“洛生咏”，徐邈的学问深得谢安推崇，则他的注音可以看作代表南渡后不久南方士大夫阶层的读书音。吕静，西晋任城（今山东济宁市东南）人，文字学家吕忱之弟，著有韵书《韵集》。官至复安令，史未立传，生平难考。吕静和徐邈都是山东文人，他们的语音有可比性；其三，魏晋南北朝语音的研究，一向利用诗文押韵材料，经过王力、罗常培、周祖谟、丁邦新等的努力，韵部和声调的演变情形已经搞清，可是押韵并不反映声母和韵母类别。虽然坂井健一（1975）对《经典释文》所辑录的各家经师音切作了较全面分析，但是方法论有缺点，即从《切韵》出发，用《切韵》的音韵系统去限定经师音切，而不是从经师音切本身出发，对经师音切音类进行考订后再跟《切韵》比较，因此所得经师音韵类别，跟《切韵》差不多。蒋希文（1999），完成了徐邈的音切的考订和分析，是迄今描写分析东晋经师音切一份可信的成果。吕、徐分韵比较的条件成熟了。

吕静的《韵集》，后人评价不高。一般认为吕书是晋代“河北”（跟“江东”对举）方音韵书。《魏书江式传》说它“文字鲁卫，音读楚夏。”颜之推批评他“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不可依信。”（《颜氏家训·音辞篇》）潘徽《韵纂序》说它“全无引据，过伤浅局，诗赋所须，卒难为用。”（《隋书·文学传》）陆法言《《切韵》序》也说它和另四家韵书“各有乖互”。王力先生说：“吕静诸人的韵书之所以灭亡，《切韵》之所以独存，也许恰因为《切韵》能投合从前的中国学者的复古思想，也许还因为撰述《切韵》的

八个人在当时的文学界有很大的权威，所以才有‘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的话。总之，如果我们要求一部语音实录的话，吕静诸人的韵书的价值未必不在《切韵》的价值之上，而它们的丧佚也就是音韵学上的损失。”（王力 1936：4）我们认为，吕静诸人的韵书并不见得完全为反映方音而作，而是略带方音特色的读书音实录。如果是完全的方音著作，韵书审音和作文的两重目的就不可能达到，就会传之不远，行之不久。它的不受欢迎，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审音标准未能很好的论“古今通塞，南北是非”，不能做到不南不北。假如我们能够借助徐邈的音切还原吕书所反映的语音面貌，陆法言取吕书审音定韵的意图就可以真正理解了。

根据蒋希文（1999），我们把徐邈的韵类跟《王韵》韵目下小注标出的吕静韵目比较，发现只有 6 个分韵特征不合：吕静董肿不分，脂之微大杂乱，语麋不别，真文不分，阳唐不分（举平赅上去入），宥候混（林平和 1972），徐邈都分。两家分韵大体一致，说明《韵集》确系晋人吕静的作品，南渡前北方士人的读音还维持在南渡后不久徐邈的注音里。我们认为吕静的分韵代表了东晋南渡以前的读书音系统，这个音系就是南渡北语的前身，也就是陈寅恪（1948）所说的南渡以前洛阳旧音之系统。

周祖谟（1966）论证《切韵》的音系基础是南方士大夫承用的读书音，最有力的证据是梁代顾野王《玉篇》反切的韵类。顾野王，吴郡（今苏州）人，他的《玉篇》音系是六朝南方读书音的代表音系。把徐邈音跟顾野王（519-581 年）的《玉篇》（543 年）音相比，就可以看出南渡前洛阳旧音跟南渡 250 多年后南方读书音的差异。我们发现声母有较大的差异，最明显的是徐邈音从邪分立，船禅分立，帮组声母和非组声母不分，精组声母和庄组声母大多不分，知组声母正处于从端组分出的过渡阶段，而顾野王从邪不分，船禅不分，非组声母从帮组声母中分出，庄组声母从精组声母中分出，知组声母已从端组声母中分出；但韵类的差异较小。说明南渡以来，南方读书音声母变化较大，韵母则较完整的保留了洛阳旧音的面貌。

从分韵来看，吕静跟顾野王的共同点有 22 个特征，不合的有 17 个特征。为了突出吕静的分韵特点，我们没有考虑《王韵》韵目下没有小注的韵目，如果按照就同注异的原则，把这些韵目算进来，吕、顾的共同点要多于 22 个。吕、顾的分歧是：（1）吕静二等韵不独立，分别跟一等韵（有 5 点）、四等韵（有 1 点）和三等韵（有 2 点）同用；（2）吕静三等重韵不分，如脂之微、语麋、宥候不分；（3）吕静一等韵、三等韵不分，如董肿、阳唐（举平赅上去入）不分。

跟顾野王同时期的北方方言的反切材料，我们选择了时间间隔最小的颜师古（581—645 年）《汉书注》（641 年）的音切材料。颜师古音切的研究者，约有 11 家，结论大同小异，我们参考董忠司（1978）和钟兆华（1982）。颜师古为颜之推之孙，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正音训练，一生居住在长安，当时陆法言《切韵》还未流传，他没有看到，因此他的音系应该反映当时长安士人的语音。把颜师古音跟徐邈音比较，就可以了解南渡 300 多年以后的北方音跟洛阳旧音的差距。我们发现，颜师古声母跟徐邈的差异，要比顾野王声母跟徐邈的小，如颜师古从邪分立，床禅分立等，但颜师古韵母跟徐邈的差异，却比顾野王韵母跟徐邈的大，如颜师古支脂之不分，皆夬不分，尤幽不分，谈覃不分，咸衔不分，真臻不分，删山不分，庚耕清不分等等，说明北方读书音的韵母丢失了不少洛阳旧音的特征。

正因为北方读书音的韵类比南方读书音失去了较多的特征，作为北人的陆法言才十分看重保留洛阳旧音分韵面貌的《韵集》。

周先生指出，陆法言虽生于河北，但分韵辨音，不单纯采用北方音，而很重视南人夏侯该的书，“采用夏侯书的地方独多”。实际上，陆法言同样重视北人吕静的《韵集》。

表四据王韵韵目下的小注，展示四家韵书不分而吕静独分、陆氏依吕静分的韵目，以及夏侯该和吕静都分而其它三个北方韵书作者不分的韵目，并列徐邈音切、顾野王《玉篇》和颜师古《汉书注》音切的分韵。夏侯该和吕静都分的韵目，加[]，夏侯该不分而吕静分的韵目，加{ }。

表四

分韵者 韵的分合	吕静（任城人） (265-316)	徐邈（东莞姑幕人） (334-397)	顾野王（吴郡人） (519-581)	颜师古（长安人） (581-645)
{霁祭分立}	+	+	+	+
{灰哈分立（举平赅上去）}	+	-	-	+
{废与队别}	+	+	+	+
{迄质有别}	+	+	+	+
{元魂有别（举平赅上入）}	+	+	+	+
{先仙对立（举平赅上去入）}	+	+	+	+
{梗靖（静）有别}	+	+	+	+
{昔锡对立}	+	+	+	+
{尤侯对立}	+	+	+	+
{有厚对立}	+	+	+	+
{筱小、啸笑有别}	+	+	+	+
[冬钟江有别，沃烛别]	+	+	+	+
[幼宥有别]	+	+	-	-
[洽狎有别]	+	+	+	-
[幼宥有别]	+	+	-	-
[洽狎有别]	+	+	+	-

前十个分韵特点是四家韵书所无而吕静独有的，其中有九个，徐邈、南人顾野王和北人颜师古都可以分辨。灰哈（举平赅上去）六韵，不仅四家韵书不能分辨，徐邈和顾野王也不能分，齐梁陈时期南北诗文押韵也不分，但是颜师古、玄应和慧琳等所操的长安音分，说明吕静灰哈分立的特点还保留在北方方言。灰哈分合，南北有别，陆法言从北音。灰哈四家韵书不分，古代吕静分，陆法言从古。这说明在北通而南不通、古通而今不通的情况下，陆氏并不完全从今，还从古。

吕、夏侯分，其它三家北人韵书不分的四个特征，值得提出的是幼宥有别，顾野王和颜师古都不分，其它同时期的文人如曹宪、玄应、慧琳也都不分，齐梁隋唐诗文用韵更是不分，只有吕静和夏侯分，徐邈也分，说明夏侯保留了南渡前北语即洛阳旧音的特点。¹⁹陆氏从吕、夏侯，也就是从古。

此外，吕书最大的特点是三四等大多分立，如霁祭分立、先仙对立（举平赅上去入）、筱小有别、啸笑有别、昔锡对立，然而夏侯不分；徐邈分，顾野王和颜师古也分，说明三四等分韵本是南渡前北语的特征，南渡后南北士人的语音都保留了这个特征，²⁰古通今也通，陆氏既从古，也从今。

魏晋是“音韵锋出”的时代，陆法言审音定韵，“剖析毫厘，分别黍累”，为何偏偏看重吕静一家韵书？一个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吕书的分韵有较其他韵书细密的独特之处，比如三四等分韵，吕书分得很清楚。而根据丁邦新（1975）和周祖谟（1996）的研究，魏晋文人

用韵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三四等韵不分，可以推想当时“各有土风”的很多韵书不分三四等韵。陆法言论“古今通塞”，当然要力图使《切韵》分韵的“通塞”能够在前代韵书中找到根据，吕书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

总之，陆法言分韵时，吕静书跟夏侯书一样，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切韵》是以当时士人的读书音为基础，折衷南北、斟酌古今的雅言系统。当时的读书音，因士人的方言不同而有差异，但共同点是主要的，共同点和差异的对比，是75%以上的共同点和25%以下的差异（见下文）。这个雅言系统既然承用前代的读书音，就具有存古性。它的分韵，南渡以前合的，《切韵》可以分，南渡以前分的，《切韵》也能分，因此能够涵盖南渡以前的分韵特点。

（二）徐邈音切的重纽区别和介音格局

徐邈的音切，有支、脂、祭、宵、真、仙、盐七（举平赅上去入）七个重纽韵。侵韵没有两类唇牙喉音字的对立，没有重纽。（参看蒋希文（1999：191—196））

徐邈的重纽有以下三个特点。

1. 重三和重四严格对立，两类反切下字界限分明，决不系联。只有薛部例外，薛部开口重三和重四都能用来母字“列”作反切下字，如（《广韵》音韵地位写在括号内，下同）：

敝（並薛重四），房列反；

孽（疑薛重三），五列反；别（帮薛重三），彼列反。

徐邈两类重纽的区别何在？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从反切下字的系联看，两类重纽韵母严格对立。另一方面，从音值看，徐邈的重纽区别不在于主元音的不同，而在于介音的不同。考察徐邈的重纽，系联韵类固然是很重要的前提，但是构拟重纽音值不能脱离徐邈所处东晋时期语音的大背景。徐邈韵母主元音的构拟应该参照魏晋诗文押韵。²¹

从重纽的四个发展阶段来看，魏晋是重纽介音对立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重纽三等字和重纽四等字共处一部，如上古歌部中的《切韵》支韵重三字并入魏晋的支部，上古微部中的《切韵》脂部重三字并入魏晋的脂部，上古月部中的《切韵》祭韵重三、重四字成为魏晋祭部的一部分，上古文部中的《切韵》真韵重三字并入魏晋的真部，上古真部中的《切韵》仙韵重四字并入魏晋的元部，上古幽部的《切韵》宵韵重三字并入魏晋的宵部等等。下面用丁邦新（1975）的韵谱，举例展示魏晋南北文人用重纽字押韵的情形，魏晋文人的籍贯、生卒年据丁邦新（1975：273—283）。重纽韵脚字之后加括弧注明《切韵》重纽类别。

（1）支部中的《切韵》支韵重三字与支韵重四字（举平赅上去。下同，不注。）押韵，如：

曹植（魏沛国人，192—232）《九华扇赋》：菑池仪（重开三）规（重合四）。《木连理讴》：披（重三）枝规（重合四）。

缪袭（魏东海人，186—245）《青龙赋》：为仪（重开三）戏（重开四）离奇（重开三）驰。

何晏（魏南阳人，190—249）《景福殿赋》：奇离螭 为施规（重合四）仪（重开三）。

阮籍（魏陈留人，210—263）《东平赋》：池差驰弥（重四）仪（重开三）知。

钟会（魏长社人，225—264）《孔雀赋》：仪（重开三）纒麾（重三）差离规（重开四）。

成公绥（晋东郡人，231—273）《天地赋》：离仪（重开三）规（重合四）卑（重四）亏（重合三）移。

傅玄（晋北地人，217—278）《短兵篇》：危（重合三）规（重合四）离差仪（重开三）。《吏部尚书箴》：卑（重四）危（重合三）。

夏侯湛（晋谯国人，243—291）《雀钗赋》：钗奇（重开三）规（重合四）。

张华（晋范阳人，232—300）《元皇后哀策文》：仪（重开三）俚媯（重合三）规（重开四）亏（重合三）。

潘岳（晋荥阳人，247—300）《马汧督谏》：知卑（重四）奇（重开三）危（重合四）。《吊孟尝君文》：伪（重合三）企（重开四）。

欧阳建（晋渤海人，？）《答石崇赠》：离仪（重开三）规（重合四）垂。

左思（晋齐国人，？—305）《魏都赋》：侈臂（重四）义（重开三）刺。

挚虞（晋京兆人，？—311）《答伏仲武》：螭宜（重开三）规（重合四）离。

郭璞（晋河东人，276—324）《螳螂赞》：臂（重四）避（重四）义（重开三）。《鸚鵡赞》为臂（重四）义（重开三）。《跋踵国赞》：企（重开四）地义（重开三）。

（2）脂部中《切韵》的脂韵重三字与脂韵重四字押韵，如：

曹植（凡籍贯、生卒年前已注者，不再注，下同。）《七启之一》：葵（脂重合四）肌（脂重开三）微。

潘岳《西征赋》：季（至重合四）位二器（至重开三）。

鲁褒（南阳人，？）《钱神论》：匱（至重合三）至肄寐（至重开四）视利贵二鼻（至重四）致。

郭璞《旋龟赞》：龟（重合三）鴟伊（重开四）。

王珣（琅琊人，350—401）《孝武帝哀策文》：轨（旨重合三）揆（旨重合四）美（旨重三）旨。

（3）祭部中《切韵》的祭韵重三字与祭韵重四字押韵，如：

卢谌（晋范阳人，284—350）《燕赋》：逝际（左水右敝）（重四）（左足右世）憩（重三）。

（4）真部中《切韵》的真韵重三字与真韵重四字押韵，如：

阮瑀（魏陈留人，？—212）《隐士》：滨（重四）贫（重三）仁真。

曹植《灵芝篇》：滨（重四）神仁亲巾（重开三）。《（左骨右蜀）髀说》：君军尘巾（重开三）滨（重四）榛陈均（重合四）。《文帝谏》：分伦真纯勋秦焚因（重开四）遵闻 纯人因（重开四）辰鳞新神民（重四）邻震臣尘岷（重三）鳞珍宾（重四）。

郤正（魏河南人，？—278）《释讥》：民（重四）春文醇 春陈 邻人民（重四）真分贫（重三） 伦仁。

张华《三日后园会》：茵（重开四）珍新仁神垠（重开三）。

潘岳《西征赋》：宾（重四）辰秦辛民（重四）幽（重三）新 人询神仁。

左九嫔（晋齐国人，？—300）《杞梁妻赞》：屯宾（重四）旻（重三）津。《德刚赞》：纯仁亲尘贫（重三）民（重四）身遵。

束皙（晋阳平人，？）《近游赋》：姻（重开四）巾（重开三）。

王浚（太原人，252—314）伦垠（重开三）邻滨（重四）鳞珍贫（重三）钧（重合四）春神津因（重开四）尘。

郭璞《江赋》：银（重开三）璿（重三）滨（重四）邻津。《夔牛赞》：岷（重三）钧（重合四）轮。《长臂国赞》：人民（重三）滨（重四）。

殷仲文（晋陈郡人，？—407）《南州桓公九井作》：准尽紧（重开四）牝（重四）陨菌（重合三）軫引泯（重四）晒。

无名氏《晋白紵歌之一》：银（重开三）人巾（重开三）尘宾（重四）淳神陈。

（5）质部中《切韵》的质韵重三字与质韵重四字押韵，如：

左思（晋齐国人，？—305）《魏都赋》：术乙（重开三）日室室七谧（重四）一（重开四）质瑟栗日。

郭璞《江赋》：一（重开四）出术笔（重三）。《王子赞》：七密（重三）一（重开四）。《元皇帝哀策文》：室鞞（重四）出述慄密（重三）质一（重开四）。

陶潜《责子》：实笔（重三）匹（重四）术七栗物。

（6）元部中《切韵》的仙韵重三字与仙韵重四字押韵，如：

刘楨（魏东平人，？—217）《赠徐干》：垣宣言迂园源翻连悬偏（重四）焉（重开三）。

曹植《赠徐干》：山繁閒间天轩怜全篇（重四）愆（重开三）然年宣言。《洛神赋》：娟（重合四）鲜权（重合三）闲言。

张载（晋安平人，？）《鄙酒赋》：愆（重开三）贤筵篇（重四）。

应贞（晋汝南人，？—269）《华林园集诗》：眷（重合三）禅变（重三）扇面（重四）。

曹摅（晋谯国人，？—308）《赠欧阳建》：选面（重四）变（重三）甸辩（重三）见县。

潘尼（晋荥阳人，？—311）《乘舆箴》：剪显鲜善浅涵（重四）辩（重三）践典珍。

袁宏（晋阳夏人，328—376）《三国名臣序赞》：变（重三）眇见面（重四）。

陶潜《晋浔阳人，365—427）《癸卯岁始春》：践免（重三）缅（重四）善远返浅。

（7）月部中《切韵》的薛韵重三字与薛韵重四字押韵，如：

王粲（魏山阳人，177—217）《神女赋》：别（重三）灭（重四）绝。

陶潜《影答形》：拙绝悦别（重三）灭（重四）热竭劣。

（8）宵部中《切韵》的宵韵重三字与宵韵重四字押韵，如：

潘岳《河阳县作之一》：招朝寮苗（重三）条乔（重三）朝消飘（重四）徯绡峤辽劭要（重四）飙（重四）谣骄（重三）恍。

潘尼《赠长安令》：霄摇僚朝乔（重三）消超要（重四）。

刘琨（晋中山人，270—317）《答卢谌》：乔（重三）昭翘（重四）镰（重三）朝谣。

郭璞《魑鱼赞》：宵骄（重三）标（重四）。

羊徽（晋泰山人，？）《增傅长猷》：要（重四）朝器（重三）谣。

（9）侵部中《切韵》的侵韵重三字和侵韵重四字押韵，如：

夏侯湛《虞舜像赞》：愆（重四）琴（重三）音（重三）心金（重三）。

陆云（晋吴郡人，262—303）《太尉王公》：愆（重四）琴（重三）荫（重三）襟（重三）林吟（重三）。

左思《吴都赋》：林阴（重三）林阴（重三）岑音（重三）音（重三）任吟（重三）

悃（重四）。

曹攄《赠王弘远》：深悃（重四）霖鍼心阴衿（重三）金（重三）钦（重三）音（重三）。

孙绰（晋太原人 320—377）《徐君墓颂》：森悃（重四）林音（重三）襟（重三）心。

王珣（晋琅琊人，350—401）《琴赞》：琴（重三）悃（重四）林。

（10）缉部中《切韵》的缉韵重三字与缉韵重四字押韵，如：

束皙《吊卫巨山文》：立十泣（重三）揖（重四）执集。

陆机（晋吴郡人，261—303）《豪士赋》：戢揖（重四）集及（重三）。《叹逝赋》：袞立执及（重三）挹（重四）戢。《漏刻赋》：戢级（重三）集挹（重四）。

曹攄《答赵景猷》急（重三）及（重三）挹（重四）袞。

潘尼《迎大驾》：及（重三）隰集入揖（重四）涩立紮习戢。

除谈部和叶部无重三字与重四字押韵外，各重组韵部都可以找到重三字与重四字押韵的例子。魏晋时期重三字和重四字自由押韵，说明两类字主元音和韵尾相同。徐邈的重组对立就不是主元音的不同，而是介音的区别。

2. 徐邈的重组三等介音为 rj，普通三等介音为 j。

怎么知道重三介音为 rj？证据有三个。

证据一，徐邈的大多数庄组字还存在着 r 介音，仍可拟作 tsr-, ts^hr-, dzr-, sr-。徐邈的三等庄组反切下字有两个显著特点：

（1）三等庄组字共有 24 例，其中以来母字作反切下字高达 10 例，占全部字例的 41%，这说明庄组声母的后面带有 r 的色彩。董同龢（1944：20-26）证明《广韵》庄组三等字由二等韵变来。徐邈的庄组三等字带有二等介音 r，还没有变成卷舌声母，处于二等韵向三等韵过渡的阶段。有意思的是，这 10 个反切用来母字作反切下字，“来摩状还未消变的 r 音值”。

（蒋希文 1999：183）到了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和《切韵》里，分别有 6 个和 9 个改为非来母字（下面画线）（蒋希文 1999：183）：

被切字	俎	庄	床	陬	叟	簪	岑	数	杀	畝
徐邈音	侧吕	侧亮	仕良	侧留	所留	侧林	在林	所录	所例	霜猎
《释文》	侧吕	侧良	徐邈仕良	走侯	素口	徐邈侧林	仕金	所角	所界	山洽
《切韵》	侧吕	侧羊	仕装	侧鳩	苏后	侧岑	锄金	所角	所拜	所洽

这说明，《经典释文》和《切韵》的庄组三等字已经基本完成或完成了由二等韵向三等韵的转变，庄组后面的介音 r 消失了，所以没有必要用来母字作反切下字。

（2）三等庄组字另有 8 个字的反切全部用重组三等字作反切下字，括弧内注明切下字在《切韵》中的重组类别：

差，初宜（支重三）反；綦，仕巾（真重三）反；欸，侧冀（至重三）反；

洒，所绮反（纸重三）；酺，所绮反（纸重三）；攉，所绮反（纸重三）；

纒，所绮反（纸重三）；纒，所绮反（纸重三）。

其中，洒、酺、攉、纒，都从丽字得声，上古音应该有个介音 r，读 sr-。

既然徐邈的庄组三等字还有介音 rj，那么能够作庄组三等字反切下字的重组三等字也一定有介音 rj。

证据二，重组三等反切下字只能跟庄组字系联，而重组四等字则不能跟庄组字系联，

说明重三等介音跟庄组字介音 rj 同类，重四字没有 rj 介音。²²

证据三，重组韵里，来母字不跟重组三等反切下字系联，而跟重四等反切下字系联，即重三韵没有来母字，来母字只在重四韵出现，例外只有支韵力皮反、旨韵合三力轨反。根据龚煌城（1997）的理论，来母字不出现在重三韵，出现在重四韵里，因为来母不会跟介音为 rj 的韵母拼合，只会跟介音不是 rj 的韵母拼合。徐邈的来母能跟重四韵母拼合，说明徐邈重四字的介音不是 rj。而正因为徐邈重三韵母的介音是 rj，来母字才不出现在重三韵里。

徐邈普通三等介音为 j，也有三个理由：

（1）来母字的反切下字一般不是重组三等字，只有支韵力皮反、旨韵合三力轨反例外。来母字的反切下字却可以是普通三等字，如力俱反、力主反、良府反、力掌反、力放反、力呈反、力剑反等等，来母字是 l 或 r，²³因此它的介音就不能是 r-。

（2）重三等字跟普通三等字关系密切，普通三等字往往作重三被切字的反切下字，形成混切。举例如下，括弧内注明被切字和反切的音韵地位（蒋希文 1999：194—195）：
 剿（至重开三疑母），吾气反（未韵开三疑母）；员（文韵喻三），于贫反（真开三喻三）；
 捷（獮韵重开三见母），纪偃反（阮开三见母）；桀（薛重开三群母），居谒反（月开三见母）；
 拳（仙重合三群母），己袁反（元合三见母）；竭（薛重开三溪母），起谒反（月合三溪母）。

（3）重三字和普通三等字不作重四被切字和纯四等被切字的反切下字。

以上说明，重三字和普三字，除了主元音相近外，介音也接近。重三介音是 rj，则普三介音为 j。重三字、普三字跟重四字、纯四等字没有瓜葛。

3. 徐邈的重组四等介音为 i，纯四等介音也为 i。证据也有三个：

（1）重四字作纯四等被切字的反切下字，纯四等字作重四被切字的反切下字。根据蒋希文（1999：187—189），可归纳为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纯四等字作重四被切字的反切下字，如：

弊（祭重四并母），蒲计反（霁四等並母）；沔（猕重四明母），莫显反（铣四等明母）；
 湏（猕重四明母），莫显反（铣四等明母）；睢（支重合四晓母），许圭反（齐合四晓母）；
 飘（宵重四滂母），扶尧反（萧四等並母）。

第二种情况，纯四字作属于重四类的舌齿音被切字的反切下字，主要是萧韵四等字作宵韵舌齿音字的反切下字，如：

蕉（宵韵精母），在尧反（萧韵从母）；肖（笑韵心母），苏叫反（啸韵心母）；
 焦（宵韵精母），在尧反（萧韵从母）；绌（宵韵心母），桑尧反（萧韵心母）；
 骊（支开三来母），郎兮反（齐开四来母）；燎（笑韵来母），力吊反（啸韵来母）。

第三种情况，跟重四韵母同类的舌齿音字作纯四等被切字的反切下字，反切下字和被切字是来母的居多，如：

黎（齐开四来母），力私反（脂开三来母）；毆（霁开四影母），乌例反（祭重开四影母）；
 僚（萧韵来母），力遥反（宵韵来母）；軼（屑开四定母），徒列切（薛开三定母）；
 隍（屑开四疑母），语折反（薛重开四疑母）。

第四种情况，重四字作纯四等被切字的反切下字或直音字，如：

徧（霰韵帮母），敷面反（线重四敷母）；憯（霰韵合四见母），音绢（线重合四见母）。

（2）清韵有重四等的性质，跟纯四等青韵字混切，如：

褻（迥合四溪母），孔颖反（静合四溪母）；尙（迥合四溪母），孔颖反（静合四溪母）。

（3）重四字和纯四等字不作重三被切字的反切下字。只有少数例外，如：

（至重三帮母），边惠反（霁韵帮母）；愒（祭重开三溪母），丘丽反（霁开四溪母）。

混切的重四字和纯四等字，韵母相同，介音自然相同。主元音近似和介音相同，是引发重四字和纯四等字混切的根源。如果不假定纯四等韵跟重四等韵有相同的介音 i，就无法解释以上混切的局面。纯四等有介音 i，这一点我们跟蒋希文（1999：188）的看法一致。

徐邈的介音构拟如下：

表五

一等韵	二等韵	普通三等韵	重组三等韵	重组四等韵	纯四等韵
o	r	j	rj	i	i

虽然徐邈音切的重四介音跟纯四介音同类，重三介音跟普三介音接近，但是纯四等韵、普通三等韵跟重组韵还是有对立的。四等韵齐、先、萧（唇音和舌齿音外）、青、添韵（举平赅上去入）是独立的四等韵，之、微、文、元、严韵等都是独立的普通三等韵。

徐邈的重组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凡是《切韵》重组不能分的，徐邈能够分，而《切韵》能分的，徐邈也同样能分。可以说，徐邈音切代表东晋南渡北语的读书音，保留了南渡前以西晋王室洛阳音为基础的标准音。再引申开去，徐邈音切支脂有别，鱼虞有别，洽狎有别，先仙有别，从邪、船禅分立，这些《切韵》时代南北方言的差别在徐邈的音切里分得很清楚，都能得到圆满解释，这就更使我们相信陈寅恪（1948）的话：参与审定《切韵》音的颜之推、萧该等人所说的话是移植到金陵的东晋以前的洛阳旧音，此音是东汉文人“综合诸家师授，兼采纳各地方言而成者也。”当然，这个洛阳旧音南渡后已发生了一些变化。

假定南渡移植过来、变化了的洛阳旧音是陆法言心中所悬之标准音，就要回答为何颜之推要批评徐邈的反切这个问题。且看《颜氏家训》所批评的两条徐邈反切：²⁴

骤，在遭反，从母候韵；《广韵》锄祐切，崇母宥韵；

椽，徒缘反，定母仙韵；《广韵》直挛切，澄母仙韵。

徐邈时代，从、崇同类，澄母跟定母是一类，故可混切。《切韵》时代从崇、定澄分立，崇母独立出来，反切下字也要跟着变三等，因为《切韵》候韵不允许有崇母。徐邈所传洛阳旧音的声母到了颜之推的嘴里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当然会受到批评。

跟声母相比，从徐邈音到《切韵》，韵母变化不大。除了重组外，韵母的主要变化是二等韵独立。徐邈音一等字、二等字虽是两类韵母，但可以看作同韵，两类韵母的不同在于介音的有无，二等韵母有介音 r，一等韵母没有。《切韵》一等韵、二等韵分立，两类韵母的对立在于主要元音的不同。除此外，洛阳旧音其他韵母的分类仍然是陆法言审音定韵的标准，陆法言择取吕静的《韵集》，其意图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要追慕前代的分韵格局，如果当时南北士人都不能分清其中的韵类，就要参酌吕书——洛阳旧音而定，如幽韵分韵等等。我们得承认，吕书为其方音所囿，分韵已跟西晋的洛阳音有一些距离。可是，这些距离，经过颜之推等十位（包括陆爽和陆法言父子）审音权威的切磋，已经大大缩短了，徐邈音切的韵类分别可以证明这一点。如吕书脂、之、微韵“大乱杂”，董肿、语虞、真文、阳唐（举平赅上去入）、宥候、琰忝嫌不分，但是徐邈所传洛阳旧音都判然有别，陆法言依据其他四家韵书分开。

再看丁邦新先生构拟的《切韵》时代的三四等介音系统，跟徐邈的完全相同，而跟《切韵》音系本身的重组介音不同。那么《切韵》本身的重组格局又是如何呢？

三、齐梁陈隋初唐的重组

周祖谟（1966a）采用顾野王的《玉篇》，证明《切韵》作者根据南方士人的读书音审音定韵，方法正确，论证严密。然而不免有缺憾，跟陆法言《切韵》时代相近的音义材料并没有用尽，更重要的是，这些没有用上的音义材料，它们带有跟《玉篇》不同的方言特点。用上这些材料，对于《切韵》的性质就会看得更加深刻。观察这些音义材料显示的重组区别，应该是透视《切韵》重组的可靠途径。

除了顾野王的《玉篇》，我们还选用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曹宪的《博雅音》、颜师古的《汉书注》以及玄应的《一切经音义》。为了便于讨论问题，下面简要说明这四种材料的性质。

顾野王的《玉篇》、颜师古的《汉书注》的性质，见前文。

陆德明，名元朗，以字行。苏州吴县（今苏州）人。约生于 552 年，卒于 622 年。《经典释文》作于 583—589 年，比陆法言《切韵》还早了 12—18 年。《经典释文》广收前代经师之音，而我们关注的是陆德明自己的读音。《经典释文》卷首《条例》说：“今之所撰，微加斟酌。若典籍常用，会理合时，便即尊承，标之于首”。因此，一字之下，注有多个读音，放在起首的音就是“典籍常用，会理合时”之音，也就是陆德明承用的标准音。陆德明虽然

是苏州人，说的却是南方士大夫的话，即金陵读书音。把《经典释文》的首音单独拿出来整理，就可以得出陆德明心目中的标准音。探讨陆德明音的论著不少，邵荣芬（1995）是集大成的书，他把陆德明的首音看作以金陵话为基础的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区的标准音，相当于南《切韵》，跟以洛阳话为基础的北方话标准音陆法言《切韵》具有对等的地位，遥相呼应。我们虽然肯定陆德明音作为南方士人标准音的地位，但是却不赞成标准音一南一北有两个，标准音只有一个。

曹宪，扬州江都（今扬州市）人，史书未载其生卒年，《旧唐书》说他“年一百五岁卒”，时值贞观（627-649年），按此推算，曹宪约生于523-545年之间，卒于627-649年，经历梁、陈、隋、唐四朝。《博雅音》作于605年到618年之间，比陆法言的《切韵》成书约晚10年左右。应该指出的是，曹宪音并非契合金陵、洛下两地的官音所凝成的较古的东京洛阳音（黄典诚1988：279）或梁陈隋之际的扬州一带的语音实录（丁锋1995：123），而是当时带有南音色彩的北方洛阳音。

玄应，生平不详，唐初长安大总持寺、大慈恩寺的沙门，对于字学很有研究。贞观19年（645）参加了玄奘的译场，是玄奘的弟子。卒于龙朔元年（661）。从贞观末年（648或649年）到661年，著《一切经音义》。玄应音代表的是七世纪上半长安士大夫的读书音（周法高1941）。

可以肯定的说，顾野王、陆德明、曹宪、颜师古和玄应的书，都跟陆法言《切韵》没有传承关系，也就是说不存在抄袭《切韵》的可能。他们的书中所反映的重组，正可以作为衡量《切韵》重组区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尺度。

表六展示顾野王的《玉篇》、陆德明《经典释文》、曹宪《博雅音》、颜师古《汉书注》和玄应《一切经音义》五家音韵特点。我们之所以把陆德明音算作金陵音，是因为顾野王和陆德明同是苏州人，年代接近，语音差别却不小。陆德明自称尊承“典籍常用，会理合时”之音，不可能说苏州话。

表六

时地及特征 材料	时间	地域	重轻唇不分	端知不分	从邪不分	船禅不分
玉篇	543 (梁)	吴郡(今苏州)	- (明微合)	- (泥娘合)	+	+
经典释文	583-589 (陈)	金陵(今南京)	+	+	+	+
博雅音	605-618 (隋)	江都(今扬州)长安(今西安)	- (明微合)	- (泥娘分)	+	+
一切经音义	638-649 (初唐)	长安	- (少数混)	- (少数混)	-	-
汉书注	641 (初唐)	长安	- (明微合)	- (泥娘混)	-	-

从上表的声母区别可以看出，南方、北方界限分明，正如《颜氏家训》所说，南人从邪不辨、船禅不分，北人能分从邪、船禅。然而南人又有差异，分作两派：《玉篇》和《博雅音》是一派，分端组和知组，分重唇声母和轻唇声母，跟北方一致；《经典释文》是另一派，端知、重轻唇均不分。

《切韵》所有的韵类分类特征，我们统计了39个（举平赅上去入），把接近《切韵》时期的五家韵类特征跟《切韵》的进行比较，便得到下表：

表七

作者	顾野王	陆德明	曹宪	颜师古	玄应
韵的分合	吴郡 543	金陵 583-589	江都/长安 605-618	长安 641	长安 638-649

魏晋至元代重组的南北区别和标准音的转变

东一等	+	+	+	+	+
冬一等分					
东三等钟分	+	+	+	+	+
江与阳唐分	+	+	+	+	+
支脂分	+	—	—	—	+
之脂分	—	—	—	—	—
微独立	+	+	+	+	+
鱼虞模分	+	+	+	+	+
齐祭分	+	+ (开口合)	—	+	+
皆佳分	+	+	+	+	+
泰独立	+	+	+	+	+
怪夬分	+	+	—	—	+
灰哈分	—	+	+	+	+
废独立	+	+	+	+	+
真欣分	+	—	—	+	+
臻真分	—	—	—	—	—
真(淳)文分	+	+	+	+	+
魂独立	+	+	+	+	+
痕独立	+	+	+	+	+
寒桓合	+	+	+	—	—
删山分	+	+ (辖黠合)	—	—	—
元独立	+	+	+	+	+
先仙分	+	+	—	+	+
萧宵分	+	+	—	+	+
肴豪分	+	+	+	+	+
歌戈合	+	+	+	—	—
麻独立	+	+	+	+	+
阳唐分	+	+	+	+	+
庚二耕分	+	—	+	—	—
庚三清分	—	—	+	—	+
清青分	+	+	+	+	+
青独立	+	+	+	+	+
蒸登分	+	+	+	+	+
尤幽分	—	—	—	—	—
侯独立	+	+	+	+	+
侵独立	+	+	+	+	+
覃谈分	+	+	—	—	+
咸衔分	+	—	—	—	—
盐添分	+	+	—	+	+
严凡分	—	+	+	+	—
与《切韵》39个 分韵特征相合 数和比率	33 84. 6%	31 79. 5%	26 66. 7%	27 69. 2%	30 76. 9%

上表说明四点：

(1) 没有一家韵类的特征全部跟《切韵》的特征吻合，跟《切韵》韵类特征吻合最多的是顾野王的《玉篇》，共同点占 84.6%，跟《切韵》韵类特征相合最少的是曹宪的《博雅音》。这说明《切韵》不是一个以某个地点方言为基础的单一音系，更不是什么活的单一音系，《切韵》确实是折衷古今南北的综合音系。

(2)《切韵》的分韵有其语音基础，五家韵类特征完全相同者有 24 个，占特征总数的 61.5%，而五家韵类特征跟《切韵》相同的比率平均值为 75.4%，这说明《切韵》的分韵，在南北方言里有共同的语音基础，《切韵》分韵的共同点是主要的，南北差异是次要的，是 75% 以上的共同点跟 25% 以下的差异的对比关系。正因为具有南北共有的韵类特征，《切韵》才为南北士人所接受，才能成为六朝初唐时期的标准音。

(3) 南北方言里的雅言成份比重不同，南方顾野王的读书音里雅言成份最多，陆德明次之，曹宪最少；北方玄应的读书音里雅言成份最多，颜师古次之。

(4) 看表八，《颜氏家训》所批评的北方人支脂不分、鱼虞不别、咸衔（洽狎）无别以及《切韵序》所提到的先仙分韵特点，²⁵五家参差不齐，南北界限不清，四个特征全部分清的是南人顾野王。分得最不彻底的是南人曹宪，具有北音特征。北人玄应跟南人顾野王相同点最多，北人颜师古跟南人陆德明一致，都拥有南音特征。何故？

表八

作音者 韵的分合	顾野王 吴郡 543	陆德明 金陵 583-589	曹宪 江都/长安 605-618	颜师古 长安 641	玄应 长安 638-649
支脂分	+	-	-	-	+
鱼虞分	+	+	+	+	+
先仙分	+	+	-	+	+
咸衔分	+	-	-	-	-

先说北人颜师古。北魏至唐初，长安一直吸纳的是外地文化。据薛平拴（2001）的研究，北魏时期，关中和长安一直是人口迁出地，史载不少人口被迁往京师平城和山西大同，如太延元年（435），北魏太武帝下诏规定：“长安及平凉民徙在京师，其孤老不能自存者，听还乡里。”（《魏书》卷四《世祖纪》）西魏、北周定都于关中长安后，人口主要是从外地迁入，大的人口迁移如梁承圣三年（554），西魏军攻陷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江陵），杀梁元帝，大批朝臣从江陵被掳到长安，王公百官“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其免者二百余家”（《周书》卷二《文帝纪》）。江陵朝臣文士被掳到长安后，南方的文学风尚随之带入长安，《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文学》：“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以亡国之音乎？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北周朝廷在仿效南方文学的同时，自然也就学会了南方的雅言，这个雅言，就是金陵音（参看何大安 1981）。何大安（1981：336—337）指出，江陵自东晋初起，由军事重镇发展成为南朝的第二个政治和文化中心，“它事实上成为建康的外府，朝士们轮番的来，轮番的去。江陵之于建康，有几分类似邺之于洛阳，在文化实质上是相同的。”除了南方移民外，北周还从北齐大规模迁入人口，577 年，北周灭北齐，把并州军民 20 万人迁入关中。北齐相州（邺城）迁入关中的人口也很多，不少名流、官僚、学者，如陆爽、阳休之、薛道衡、魏澹等住于长安，讲的是北方的雅言邺下话。西魏、北周时期迁入关中和长安的移民基本上都留了下来。此外，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灭陈，将陈后主和王公百官全部迁往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劳，陈人至者如归。”（《资治通鉴》卷一七七，文帝开皇九年）隋统一全国后，不少南方士人、官僚也任职于长安。隋代科举制度否定了士族门阀的特权，丧失政治特权的南方、北方旧士族为了获得晋身之路，不得不迁居京畿（关中）一带。唐初，政府严格限制京畿人口迁往外地，《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自畿内徙畿外，自京县徙余县，皆有禁。”²⁶留在长安的南方士人说金陵话，北方士人说邺下话，必然对当地文人和他们的后代产生影响。据《北齐书·文苑传》，颜之推 531 年生于湖北江陵，19 岁（549 年）时受到侯景之乱的波及，20 岁时在建康，26 岁时到北齐做官，52 岁（582 年）在长安陆法言家里论韵。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孙，颜之推说过：“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颜氏家训·音辞篇》）颜之推虽然是南人，但是对当时以洛下（邺下）音为代表的北音和以金陵音为代表的南音之间的差异了如指掌，心中自有折衷古今南北之音的审音标准，其审音结果在颜师古的音切中可以得到某些反映。因此，一生在长安生活的颜师古，他的声类带有北方特色，韵类带有南方特色也就不足为怪了。玄应

译经，用的也应当是这种雅言，只不过韵类含有更多的南方成分。但不管怎么说，颜氏祖孙和玄应的审音标准跟陆法言还是有距离的。

至于曹宪音的性质，下文讨论。

总的看来，《切韵》时代，经过南渡 280 多年的南北对峙，在南北士人中已经形成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标准音。这个标准音是以南方士人金陵音为主体的、参酌北方士人的邨下音而形成的综合音系。下面通过对重组的分析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1. 顾野王《玉篇》的重组区别

由于周祖谟(1936)是从《篆隶万象名义》的反切考求《玉篇》音系，前者反切用字跟原本《玉篇》残卷“不尽相同”。(周祖谟 1936: 271—279)因此，讨论重组问题，不应忽略原本《玉篇》残卷。

原本《玉篇》残卷仅存配对重组 13 对，列举如下，排在前面的为重三，排在后面的为重四：²⁷

支纸真共 3 对：

碑(彼媯)彼(陂皮)——卑(俾支)；紱(补靡)—— (方尔)
(虚为)—— (虚规)陸(许规)。

脂旨至共 2 对：

鯁(敷饥)——紕(匹毗、扶规)；轡(碑愧)——紕(补寐)畀(俾寐)。

真(諄)軫(准)震(稔)质(朮)共 4 对：

矜(普巾)——缤(匹仁)；闵(眉殒)—— (武尽)；

密(靡笔)——谧(莫橘)；肸(羲秩)——歆(火一)。

宵小笑 1 对：

轿(奇朝)嶠(渠骄)——繻(近遥)。

盐琰艳叶 3 对：

(猗廉)——愿(於詹)；浣(於敛) (猗检)——仄(於冉)；
(於辄)——仄(於涉)。

要完整了解《玉篇》的重组面貌，不得不借助《篆隶万象名义》。

根据反切下字的系联情况，《篆隶万象名义》只有在《切韵》支合口、纸合口、真合口、脂合口、旨合口、至合口、猕、线、笑韵等少数几个韵里有重组对立，其它《切韵》的重组韵，《篆隶万象名义》要么没有重组，如祭、軫震、諄准术、仙薛、侵寝沁緝、盐琰艳叶韵；要么有重组，但反切下字系联成一类，无法构成对立，如支开口、纸开口、真开口、脂开口、旨开口、至开口、真质、宵、小韵。

从反切上字的类相关看，《篆隶万象名义》有重组的唇音反切的上字大多数能分辨重组类别，而牙喉音反切的上字，多数不能分辨重组类别。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篆隶万象名义》反切构成重组，但在原本《玉篇》中不是重组。如：

《篆隶万象名义》鯁字备饥反和鯁字婢葵反构成《切韵》脂韵的一对重组，备饥反的上字和下字都是重三字，婢葵反的上字和下字都是重四字。原本《玉篇》鯁字又音婢惟反，²⁸鯁字婢葵反，鯁字婢惟反的下字“惟”是脂韵合口喻四字，跟重四字同类，上字“婢”也是重四字。原本《玉篇》鯁字跟鯁字同音，不是重组。

对于《篆隶万象名义》中的重组，周祖谟先生是持审慎态度的，一方面跟《广韵》和早期韵图进行比较后，分类罗列出来。另一方面，在构拟韵部读音时，对于各摄所具有的重组韵母，没有构拟音值，而是用字母 a、b 表示，他的解释是：“韵母读音盖有不同，确切分别，尚不能定。”(周祖谟 1936: 396)

2. 陆德明《经典释文》首音的重组区别

邵荣芬(1995)先用反切系联法对陆德明首音的两类重组音切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差不多都并成了一类，只有少数几个韵里仅有两类中的一类的，如侵韵的上、去声，諄韵的上、去声，祭韵的合口为例外。”(邵荣芬 1995b: 126)然后，邵先生为了证明陆德明能够分辨重组，跟他的《切韵研究》的结论取得一致，换用统计法计算两类切下字的混用比率，可是

又不能确定重组分立的比率，结果得出这样的认识：“我们知道《广韵》重组两类的切下字也差不多都有混淆，其混淆比率也跟陆氏大致相近。……据此，我们虽然不敢说陆德明的重组都有分别，但说它们大多数有分别也许是不成问题的。由于要准确地确定分立与否的界限有困难，我们暂时只能做出这样估计性的结论。”（邵荣芬 1995b: 129）既然不能准确地确定重组分立与否的界限，邵先生“估计”的结论就难以令人信服。

虽然如此，邵先生统计的结果还是有启发意义的。通过统计，可以知道重组两类切下字的混淆程度。如果把重组韵里的舌齿音跟重四归为一类，重三单独为一类，统计的结果为：准、稔、笑韵两类重组没有混切，两类切下字混淆率在 1%以下的有真开、轸开、宵韵，混淆率在 1%—10%的有真开、脂开、寘合、术合、仙开、线开合、薛合、小、缉、叶、祭合、仙合、獮合，其余各重组韵两类切下字混淆率都在 10%—60%之间。（邵荣芬 1995b: 129—130）如果严格按照反切系联法，除了准、稔、笑韵肯定有重组外，其他重组两类切下字都有不同程度的混淆，可以说，陆德明的首音音切绝大部分不辨重组。

除了系联反切下字外，根据邵荣芬（1995b: 257—541）的《同音反切字表》，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两个途径观察陆德明首音混淆重组的情况。

第一，《切韵》某类重组字，陆德明首音混作另一类重组读音，或者既读重三，又读重四，举例如下：

帮母

庠，《广韵》府移切又音婢，都读重四；陆音碑，读重三。

毗，《广韵》卑履切，读重四；陆音鄙，读重三。

庇，《广韵》必至切，读重四；陆音既读重三，又读重四，读重四的有必利反 15 次、必寐反 4 次、必二反 1 次、方二反 1 次；读重三的有音祕 13 次，悲位反 2 次，彼备反 1 次，本祕反 1 次。

並母

毗，《广韵》房脂切，读重四。陆音既读重四，音毗 1 次，又读重三蒲悲反 1 次。

鵠，《广韵》房脂切，读重四。陆音苻悲反 1 次，读重三。

標，《广韵》苻少切又抚招切又匹妙切，都读重四。陆音读重四婢小反 1 次，婢眇反 1 次，符小反 1 次，读重三符表反 1 次，扶表反 1 次。

明母

彌，《广韵》武移切，读重四。陆音读重四的有亡支反 3 次，音弥 2 次，亡移反 1 次，亡卑反 1 次，面支反 1 次，武脾反 1 次；读重三的有面皮反 1 次，亡皮反 1 次。

见母

橘，《广韵》居聿切，读重四。陆音读重四均必反 2 次，读重三均笔反 1 次。

籥，《广韵》举乔切，读重三。陆音读重四九遥反 1 次。

溪母

愆，《广韵》去乾切，读重三。陆音读重三起虔反 22 次，去乾反 2 次，去虔反 1 次，起乾反 1 次。读重四起连反 3 次，去连反 3 次，起然反 1 次。

卷，《广韵》巨员切，读重三。陆音读重三起权反 2 次，苦圆反 1 次，去圆反 1 次。读重四起全反 1 次。

群母

祁，《广韵》渠脂切，读重三。陆音读普三巨之反 7 次，读重四巨移反 5 次，巨私反 3 次，巨伊反 2 次，巨支反 1 次，巨夷反 1 次。

耆、鳍、髻、鲑，《广韵》都读重三渠脂切。陆音耆字读普三巨之反 3 次，读重四巨夷反 3 次，巨支反 3 次，巨伊反 1 次，渠夷反 1 次。陆音鳍字读普三巨之反 1 次，读重四巨夷反 1 次。陆音髻字读普三巨之反 2 次，渠之反 1 次，读重四求夷反 1 次。陆音鲑字读普三巨之反 1 次，读重四巨夷反 1 次。

祗，《广韵》巨支反，读重四。陆音读重四祈支反 5 次，巨支反 2 次，读普三祁之反一

次，读重三直音祁 2 次。

姑，《广韵》巨乙反，读重三。陆音读重三其乙反 6 次，音估 1 次；读重四其吉反 6 次，其一反 2 次，其秩反 1 次。

估，《广韵》巨乙反，读重三。陆音读重三其乙反 1 次，读重四其吉反 1 次。

疑母

绮，《广韵》墟彼切，读重三。陆音读疑母重四鱼纸反 1 次。

晓母

咽，《广韵》虚器切又丑致切，前一切读重三。陆音读重四许四反 1 次。

影母

恚，《广韵》於避切，读重四。陆音读重四一睡反 5 次，一瑞反 4 次，一遂反 1 次，读重三一伪反 1 次，於委反 1 次。

咽，《广韵》於巾切又於真切，义相同，既读重三又读重四。陆音读重三的有於巾反 82 次，乙巾反 1 次，读重四的有音因 3 次。

夭，《广韵》於乔切，读重三。陆音读重三的有於骄反 6 次，於娇反 1 次，音妖 1 次。读重四於遥反 2 次。

挹，《广韵》伊入切，读重四。陆音读重四的有音揖 3 次，一入反 2 次，於十反 1 次，於集反 1 次。读重三的有音邑 1 次。

揜，《广韵》衣俭切，读重三。陆音读重三於检反 9 次，於捡反 1 次，音掩 1 次。读重四意冉反 1 次。

第二，陆德明一些首音反切的上字，有跟被切字重组类别不一致（即类不相关）的现象，被切字属于重组某类，而反切上字却用另一类重组字，帮组字居多，如：

否，《广韵》符鄙切又方久切，前者读重三。陆音读重三悲美反 1 次，音鄙 9 次，卑美反 1 次。读普三悲矣反 2 次，悲已反 1 次。卑美反的上字“卑”属于重四。

邨，《广韵》毗必切又房密切，前者读重四，后者读重三。陆音音弼 3 次，读重三；读重四的有扶必反 3 次，蒲必反 1 次，皮必反 4 次。皮必反的上字“皮”是重三。

披，《广韵》甫委切，读重三。陆音读重三匹彼反，上字“匹”为重四。陆音“匹”字既常作重三被切字的反切上字，又常作重四被切字的反切上字。

饑，《广韵》甫娇切，读重三。陆音表骄反 4 次，彼苗反 3 次，彼骄反 2 次，必苗反 1 次，都读重三。必苗反的上字“必”是重四。

稟，《广韵》笔锦切，读重三。陆音彼锦反 5 次，必锦反 1 次，都读重三。必锦反的上字“必”属于重四。

贬，《广韵》方敛切，读重三。陆音彼检反 8 次，必检反 1 次，都读重三。必检反的上字“必”是重四。

橘，《广韵》居聿切，读重四。陆音读重四均必反 2 次，读重三均笔反 1 次。均笔反的上字“均”是重四。

恚，《广韵》於避切，读重四。陆音读重四一睡反 5 次，一瑞反 4 次，一遂反 1 次，读重三一伪反 1 次，於委反 1 次。一伪反的上字“一”是重四。

周法高（1989）举了不少《经典释文》“类相关”的重组反切例，其实无论是陆德明自己的重组反切，还是前儒旧音的重组反切，都有一批反切的上字跟被切字类不相关。

3. 颜师古音切的重组区别

根据董忠司（1978）的研究，颜师古的重三反切和重四反切的切下字，或者都可以跟舌齿音、喻四、来母和日母字系联，如支（脂）韵、仙韵、侵韵（举平赅上去入）；或者都可以跟舌齿音、来母和日母字系联，如真（諄）韵；或者都可以跟喻四字系联，如宵韵。盐韵重三下字跟普三严韵混，重四下字跟纯四添韵混。

从反切上字看，重三和重四字共同使用普通三等字作切上字，不能截然分开；重三字用

重三字作上字，重四字用重四字作上字，这跟《切韵》的情形一致。²⁹

4. 玄应反切的重组区别

根据周法高（1941）的《韵类考》，玄应能分重组的韵只有支开口、纸开口、旨合口、至合口、艳韵、寝韵、缉韵、仙韵开合、线合口、真等 11 个韵类。支合、纸合、真开合、脂开合、旨开口、至开口、宵小笑、盐琰叶、侵沁、獮开合、线开口、薛开合、軫、震、质、諄、准、稕、术和祭开合等 30 个重组韵类的反切下字都可以系联为一类。

无论是南人顾野王、陆德明，还是北人颜师古、玄应，从反切下字和反切上字来看，他们对于重组都是难分难辨的，重组的对立总是少数，反切中不分重组者居多。反切上字的格局都是一二四等一类，三等另一类，普通三等字可以普遍的作重三和重四的反切上字。来母字既可以跟重四字系联，又能跟重三字系联，因此重组介音很简单：重三介音是 j，重四介音是 i。纯四等没有介音。这个介音系统跟徐邈音切所代表的南渡北语没有继承关系。

5. 曹宪的重组区别

根据丁锋（1995），《博雅音》的重组呈现出整齐的对立格局，重组两类泾渭分明，“远比三四等韵系之间的关系稳定”。在 161 个重组反切和直音中，只有一例是重四字作重三字的切下字，其它重组反切，三四等判然两立。

《博雅音》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有 15 例重三字混切普通三等字，重四字混切纯四等字，而普通三等字切重四字、重三字切纯四等字的仅有 4 例。

重三字切普通三等字，如：乞（迄韵开口三等溪母），去乙反（质韵重开三溪母）；

普通三等字切重三字，如：（祭重开三疑母），鱼既反（未韵开三疑母）；

重四字注纯四等字的音，如：（萧韵四等影母），音要（宵重三影母）；

纯四字切重四字，如：子（薛重开四见母），鸡节反（屑纯开四见母）。

这种混切现象跟徐邈音切状况很像。从重组被切字的反切下字来看，凡重组字作反切下字，重三切重三，重四切重四，没有例外。喻三字作重三反切的字，喻四字作重四反切的字。舌齿音字作反切下字，知组切重三，精组、章组切重四，日母和来母三等字（3 例）主要切重四，个别日母和来母三等字（1 例）切重三，是例外（丁锋 1995：76—77）。

又据我们的统计，曹宪《博雅音》来母字的注音反切有 107 切次，去掉重复的反切，来母字的注音反切有 78 个。其中，反切下字是一等字的反切有 33 个，反切下字是二等字的反切有 1 个，反切下字是普通三等字的反切有 9 个，反切下字是纯四等字的反切有 10 个，反切下字属于重组韵的反切共有 25 个，这 25 个来母字的反切归类分析如下。

反切下字是重组三等字的反切只有 1 个：力眷反。《广雅》卷十有 字，义为“鬼葵也”，曹宪音有两切：劣船反又力眷（反）。按劣船反的下字“船”是《切韵》船母仙韵合口三等字，跟仙韵重组合口四等字同类。力眷反的下字“眷”《切韵》是线韵重组合口三等字。又按《说文解字》收 字：“鬼葵也”。大徐音洛官切，小徐音鲁剌反。《汉书音义》、《史记索隐》、《急就篇注》、《史记正义》、《文选音义》、《晋书音义》、《后汉书音义》和敦煌出土的《礼记音》残卷都未收此字（据大岛正二 1981）。《经典释文》和玄应《一切经音义》也不收此字。《篆隶万象名义》收 字：“力丸反，鬼葵，茆。 字。”《切韵》残卷 S2071、《王三》和《广韵》不收收 字，但是收异体 字，落官反。《王一》 字读落官反，“鬼葵。一曰茆。……亦作 。”北宋《大广益会玉篇》收 、 两字：“力官、力卷二切，葵也。”力官切跟力丸反、落官反、洛官切和鲁剌反同音，读来母桓韵合口一等，力卷切跟曹宪力眷反同音。显然，《大广益会玉篇》力卷切的读音本自曹宪音。总之， 字读力眷反，除曹宪《博雅音》外，不见于魏晋隋唐的其他韵书、字书和音义书，是一个很特殊的读音。

其他 24 个反切的字所属的声母和切次的情况是：喻四字 6 次，章母字 4 次，昌母字 1 次，船母字 1 次，书母字 2 次，禅母字 2 次，日母字 4 次，精母字 2 次，知母字 2 次。曹宪重组反切中，反切下字是喻四、章组、日母和精母的 22 个来母字反切归重四，反切下字是知母的 2 个来母字反切（即力追反、力霑反）归重三。（参考丁锋（1995：76—77）关于曹宪重组反切舌齿音下字的归类）这样，下字属于重三的来母字反切只有 3 个，仅占所有来

母字反切总数（78 个）的 3.8%，可以看作例外。

也就是说，曹宪的来母三等被切字的反切下字一般由普通三等字和跟重组四等同类的舌齿音、喉音字充当，重组三等字和跟重组三等同类的舌上音字极少作来母被切字的反切下字。

正因为来母三等字主要作重四反切的下字，重三字及其同类字极少作来母三等被切字的反切下字，所以曹宪反切的重三介音还是 rj。曹宪音的普三介音可拟为 j，重四介音和纯四等介音都是 i。于是，徐邈南渡北语的介音格局在曹宪音切里得到反映。

为什么曹宪跟顾野王、陆德明、颜师古和玄应处于同一时代，重组介音格局却不同？为什么曹宪跟顾野王、陆德明同是南人，重组的区别如此不同？

表九

作音者	顾野王 吴郡 543	陆德明 金陵 583-589	曹宪 江都/长安 605-618	颜师古 长安 641	玄应 长安 638-649
韵的分合					
齐祭分	+	+(开口合)	-	+	+
先仙分	+	+	-	+	+
盐添分	+	+	-	+	+
萧宵分	+	+	-	+	+

根据表九，我们看到，曹宪以外的四家，纯四等韵跟重组韵判然分立，而曹宪重组韵跟纯四等韵无别。从曹宪音的具体情况看，齐祭、先仙、盐添、萧宵不分，并不是整个祭、仙、盐和宵分别跟齐、先、添和萧不分，而是祭重四、仙重四、盐重四和宵重四分别跟齐、先、添和萧合并。至于祭重三、仙重三、盐重三和宵重三，还是分别跟齐、先、添和萧对立。

总之，在重组问题上，凡是三等韵和纯四等韵对立的方言，如顾、陆、颜、玄四家音，重组不容易分清楚，主要表现在重三、重四反切下字大多能够系联为一类，反切上字都用普通三等字作上字，跟纯四等字的界限却很严格，下字不系联，上字不搭界。重组三等的介音是 j，重组四等的介音是 i，普通三等介音是 j，纯四等介音跟一、二等介音为一类，为零介音。而纯四等韵跟三等韵分不清楚的（严格的讲，是纯四等韵跟重四等韵不分的）方言，如曹宪音和李善音，重组却分得很清楚，重组三等的介音为 rj（李善为 j），重组四等和纯四等的介音为 i，普通三等介音为 j，见下文讨论。

《切韵》分韵的一个重点是分别三等韵和四等韵，至于分出的一个三等韵里，是否还分重组三等和重组四等，倒是次要的，因为在南方金陵文士（如顾、陆）的语音里，重组三四等难辨甚至不分。但是，《切韵》是折衷南北的，虽然采取的分韵格局是南方金陵音三四等韵分韵的格局，却还要兼顾北方邺下（洛阳）音的重三、重四有别，于是在一个三等韵里，分出两个小韵来，也就是用金陵音三四等韵分韵的框架容纳了邺下（洛阳）音重三韵一类字跟重四韵和纯四等韵一类字对立的格局，如表十，上层是南方金陵音格局，下层是北方邺下（洛阳）音格局：

表十

普通三等韵	重组韵		纯四等韵
普通三等韵	重组三等韵	重组四等韵和纯四等韵	

从介音结构来讲，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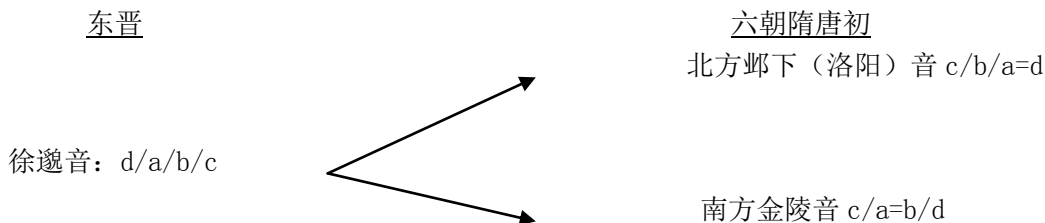
表十一

普通三等韵：j	重三韵：j	重四韵：i	纯四等韵：o
普通三等韵：j	重三韵：rj（或 j）	重四韵：i	纯四等韵：i

以徐邈音切为代表的南渡北语（即徐邈所传的洛阳旧音）的重组韵和纯四等韵，经过280多年的南北对峙，无论是在北方的大本营邙下（洛阳），还是在南方的新贵金陵，都发生了合并：北方邙下（洛阳）纯四等韵跟重四韵合并，南方金陵音重三韵跟重四韵合并。

设 a=重组四等韵，b=重组三等韵，c=普通三等韵，d=纯四等韵，则有下表：

表十二



现在谈曹宪音切的性质。曹宪音从声母上看，表现出南方的特征；可是从韵母特征看，却反映北方的特征。根据《新唐书》和《旧唐书》的曹宪传略、《江都县志》、《大唐新语》和《苏氏演义》等所载，曹宪一生分三个时期，青壮年居家乡扬州，中年仕隋为秘书学士，居隋都大兴（即长安）教授门徒，著书立说，《旧唐书》说他“每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当时公卿以下，亦多从之受业。”“炀帝令与诸学者撰《桂苑珠丛》一百卷”，又训注《博雅》十卷，“炀帝令藏于秘阁”。晚年，唐太宗征为弘文馆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参看丁锋 1995：113—114）曹宪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长安渡过，学问深得隋、唐两个朝廷的赏识和推崇。曹宪久在长安讲学著述，说的话不会是扬州话，最有可能说的是洛阳话。隋时，洛阳为东都，隋炀帝花大量人力、物力建设东都，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隋时朝廷通行的官方语言最有可能是洛阳音。如果曹宪用扬州话讲学，朝廷不会接受。可是，毕竟曹宪青壮年在扬州家乡渡过，他说的洛阳话带有乡音色彩。这个推测还可以从他的学生李善的反切得到证明。

李善是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早年曾与公孙罗、许淹等人受《文选》于曹宪。唐高宗显庆年间在朝廷为官，咸亨二年（671）因受牵连，配流姚州（今云南姚安县北）。于上元元年（674）遇赦还，居汴、郑间（今河南开封），以教授为业，载初元年（689）病逝。李善的生活年代为隋末唐初，早期在扬州，显庆初年后在中原，所著《文选注》于显庆三年（658）上表朝廷。（参看张洁 1998）李善的生活经历和语言背景跟曹宪很像，他的语音状况又是如何呢？

李善《文选注》的音切，从邪有别，床禅有别，是典型的北方声母特点，跟其师不同。但是韵母却跟其师有很大的共同点：

1. 重组三、四等完全对立，混切的极少；

2. 重三跟普通三等混切，重四跟纯四等混切，而且“李善音系中，知组、庄组与重三为一类，精组、章组与重四为一类，来母与重三、重四都有联系”。（张洁 1998）而曹宪知、澄与重三为一类，章、常、书、心跟重四同类，来、日主要跟重四联系（丁锋 1995：76-77）。重组韵中舌齿音反切下字的归类，除了来母外，两家基本相同。

3. 三四等韵混淆，而且“各摄的三、四等韵都有不同程度的混切，且多发生在纯四等韵与《广韵》的重组四等之间，说明李善音系中重组三、四等界限分明。”（张洁 1998）

可见，曹宪说的是洛阳话，他的同乡学生李善学的也正是洛阳话。张洁（1998）认为，“李善音系不同于当时以陆德明、曹宪为代表的南方音系，而较靠近以《切韵》为代表的北方音系。”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曹宪音系是带有南音色彩的北方洛阳音，而《切韵》音系也不单纯是北方音系。

值得注意的是，同是洛阳音，曹宪的重组三等介音跟李善的不同。曹宪来母三等字主要作重四被切字的反切下字，重三字及其同类字极少作来母三等被切字的反切下字，说明重三介音还是 rj。李善来母三等字既作重四被切字的下字，又较多地作重三被切字的下字，如揭，巨列切，渠列切；凵，普利切；孽，鱼列切等。更重要的是，来母三等被切字的反切下字常用重三字，如廖，鲁夭切；漱，力奄切；谦，力检切等（张洁 1998：236—237）。这说明李善音重三介音已经失去了 r，变同普通三等介音 j。可见，曹宪音三四等介音三分，李善音三四等介音两分。

从重组的区别来看，南北方有明显的差异，曹宪音和李善音所代表的北音，重组四等韵跟纯四等韵合流，跟重组三等韵和普通三等韵对立。顾野王音和陆德明音所代表的南音，重组三等韵和重组四等韵难分难辨，跟纯四等韵和普通三等韵对立。

但是，无论是曹宪、李善的北方话重组结构，还是顾、陆、颜、玄四家的南方话重组结构，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重组四等韵属于三等韵，而不是四等韵。唯其如此，他们各自反切的上字分布格局都是一二四等为一类，三等单独一类。重组四等韵母纯四等化，那是慧琳时代的事情。南北不同的音系，重组四等韵的归属不同，但属性相同，是什么力量使它的性质如此一致？解释也许只有一个：六朝以来形成了以南方金陵音为主体的、参酌北方邶下（洛阳）音特点的《切韵》标准音，³⁰这个标准音折衷南北，为广大学士人所推崇。《切韵》的重组结构是南方金陵音的重组结构，可是它的分韵和小韵对立格局能够容纳和解释北方邶下（洛阳）音的重组结构。这个金陵音的重组结构到了慧琳时代，转变为以长安音为基础的结构。

四、慧琳和慧琳以后的重组

慧琳，疏勒国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开始撰写《一切经音义》，唐宪宗元和五年（810），书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卒于长安西明寺。慧琳音的研究，最有影响的著作是黄淬伯（1930，1998）。

中古音发展到慧琳时代，音韵结构和特点发生了巨变。请看下表：

表十三

作音者 韵的分合	何超 洛阳 747	张参 长安 776	慧琳 长安 783-810	晚唐西北 沙州 736-929	朱翱 金陵 961-974	毋昭裔 河中龙门 934-965	邵雍 汴洛 1011-1077
东一等冬分	—	—	—	—	+（宋送一等、沃屋一等分）	—	—
东三等钟分	+	+	—	—	+	—	—
江与阳唐分	+	+	+	—	+	—	—
支脂分	+（开口不分，合口分）	+（一部分字合）	—	—	+	—	—
之脂分	—	+（一部分字合）	—	—	—	—	—
微独立	+	+（一部分字与之合流）	—	—	+（微尾合口分）	—	—
鱼虞模分	—（鱼虞不分）	+	+	—	+	—	+ ³¹
齐祭分	+	+	—	—	+	—	—
皆佳分	+	—	—	—（佳牙音与麻二	—	—	—

张渭毅代表作之一：魏晋至元代重纽的南北区别和标准音的转变

				混)			
泰独立	— (哈泰开口不分)	+	+	—	+	—	—
怪夬分	+	— (合口)	—	— (夬与禡二等混)	—	—	—
灰哈分	+	+	+	+	+	+	+
废独立	+	+	—	—	+	—	—
真欣分	+	+	+	—	+	—	—
臻真分	—	+	+	—	—	—	—
真 (淳) 文分	+	+	+	—	—	—	—
魂独立	+	+	+	—	+	—	—
痕独立	+	+	+	—	+	—	—
寒桓合	—	—	— (唇音合)	— (唇音合)	+	— (曷末分, 其他三声合)	—
删山分	—	— (合口情况不明)	—	—	—	—	—
元独立	+	— (仙重三与元合流)	+	—	+	—	—
先仙分	+	— (仙多为重四字)	—	—	+	—	—
萧宵分	+	— (宵多为唇音重四字)	—	—	+	—	—
肴豪分	+	+	+	—	+	—	—
歌戈合	+	+	—	— (唇音合)	— (歌戈合, 哿果、个过分)	—	—
麻独立	+	+	+	— (与歌戈合流)	+	+	—
阳唐分	+	+	+	—	+	— (平声阳唐合, 其他三声分)	—
庚二耕分	+	—	—	—	—	—	—
庚三清分	+	+	+	—	—	—	—
清青分	+	—	—	—	+	— (劲径合)	—
青独立	+	—	—	—	+	— (径不独立)	—
蒸登分	+	+	+	—	+	—	—
尤幽分	+	—	—	—	+	—	—

侯独立	+	+	+	—(尤侯混)	+	+	+
侵独立	+	+	+	+	+	+	+
覃谈分	—	—	—	—	+(合盍混)	—	—
咸衔分	+	—	—	—	+	—	—
盐添分	+	—	—	—	+	—	—
严凡分	—	—	—	—	—	—	—
与《切韵》39个分韵特征相合数和比率	30 76.9%	23 58.9%	17 43.6%	2 5.1%	29 74.4%	4 10.3%	4 10.3%

何超《晋书音义》反切的韵母划分，参考邵荣芬（1981）；张参《五经文字》反切和直音的韵母划分，参考邵荣芬（1964）；晚唐五代西北方音的韵母划分，参考罗常培（1933）、B. Csongor（1960）、邵荣芬（1963）、高田时雄（1988）、柯蔚南（1991, 1994）和刘燕文（1998）；朱翱反切的韵母划分，主要参考严学宥（1943）反切下字系联的结果；毋昭裔的《尔雅音图》所记河中龙门（今山西河津）音的分韵，参考冯蒸（1992）和（1996）；邵雍《声音倡和图》的分韵，参考周祖谟（1942）、陆志韦（1946）、竺家宁（1983）和平山久雄（1993, 1995）。

可以看出，张参以后，除了朱翱的金陵音仍保存很多《切韵》的分韵特征外，北方文人的分韵特点跟《切韵》的距离已经加大了，慧琳分韵是一个分水岭，跟《切韵》分韵特征的共同点不足 50%，其后晚唐五代西北方音、后蜀河中龙门音和北宋汴洛音，跟《切韵》分韵的共同点更少，后蜀龙门音和北宋汴洛音各有 10.3%，晚唐五代西北方音仅有 5.1%。《切韵》音系从六朝以来就是强势音系和标准音，为什么慧琳时期和慧琳以后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语音的基础和转折的机制是什么？

周法高认为慧琳音和《切韵》、玄应音的差别是时代的先后关系，他这样解释：“慧琳的韵类，根据黄淬伯氏的系联，似乎比《切韵》少得多，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关中音经过二百年的变迁有所简化，一是审音的标准有宽严之异。我看这两种成份大概都有。”（周法高 1941: 163）

周先生把《切韵》、玄应音到慧琳音的演变看作一条直线式的历时发展，全然忽略了方言基础的差异和标准音的转变。如果慧琳音是由《切韵》音和玄应音直线发展而来，我们就无法解释魏晋时期经师的重纽字音特点何以跟慧琳音那么相似，随举几例如下。

郭璞（276—324），山西闻喜人：

桂，《广韵》乌携切，齐合四。郭音恚，把齐合四读作真重合四。

媿，《广韵》匹诣切，霁四等。郭音譬，把霁四等读作真重四。

弊，《广韵》毗祭切，祭重四。郭步计反，以霁四等切祭重四。

篇，《广韵》芳连切，仙重四。郭匹殄、布典反，以铎四等切仙重四。

编，《广韵》布玄切，先四等，又毗忍切，轸重四。郭音偏，读仙重四。

李轨（317—420），湖北武昌人：

夔（周礼），《广韵》抚招切，宵重四。李妇尧反，以萧切宵重四。

刘昌宗，生卒年不详，跟李轨、徐邈同时：

丰，《广韵》绵卑切，纸重四明母。刘音米，纯四等荠韵明母。

纰，《广韵》符支切又匹夷切，分别属支、脂重四。刘博鸡反，以齐切支重四。

绢，《广韵》吉掾切，獮重合四。刘一音古县反、古犬反，古县反属纯合四霰韵。

蝶，《广韵》符霄切又抚招切，宵重四。刘平尧反，以萧切宵重四。

向秀（370—？），河南人：

决，《广韵》呼决切，屑合四。向喜缺反，以薛重合四切屑合四。

郭象（？，永嘉末卒），河南人：

敝，《广韵》毗祭切，祭重四。郭父结反，读屑四等。

以上反切的共同点是纯四等字跟重四等字混切，跟徐邈某些音切的特点相同，这个音变现象在东晋经师的反切中很常见。在慧琳反切里，同摄纯四等下字和重组四等下字系联为一类。

根据黄淬伯（1930，1998）和谢美龄（1990）的研究，慧琳的重组有两个特点：

1. 同摄重组四等韵跟纯四等韵合流，重组三等韵跟普通三等韵合流。具体情况是，支重三、脂重三、之、微合流，支重四和脂重四合流；祭重四跟齐四等合流；真重三跟欣三等合流，谆重合三跟文三等合流；仙重三跟元三等合流，仙重四跟先四等合流；宵开四跟萧四等合流；盐重三跟严三等合流，盐重四跟添四等合流。

2. 在反切上字的用法上，反切上字三等跟重三等是一类，反切上字四等跟纯四等是一类，界限严格，一般不混淆，下面两个表很说明问题：³²

表十四（单位：次数）

被切字的类别 反切上字的类别	一等韵	二等韵	重三韵	普三韵	重四韵	纯四等韵
反切上字为重四	0	5	9	4	925	349
反切上字为重三	2	7	1199	139	14	3
各等韵切上字次数	2	12	1208	143	939	352

表十五（单位：次数）

反切上字的类别 被切字的类别	一等上字	二等上字	普三上字	四等上字
被切字为重四	10	2	29	129
被切字为重三	11	0	638	2
重三、重四反切的上字次数	21	2	667	131

值得注意的是，唇音重三字作唇音普三被切字的上字的次数为0，唇音普三字作唇音重三被切字的上字仅有1次，这说明在唇音里重三跟普三的界限非常清楚，判然有别。这是因为，慧琳时代，相当于《切韵》普通三等韵东钟微虞废文元阳尤凡等十韵（举平赅上去入，下同）的唇音字，即所谓“轻唇十韵”的唇音字，由重唇音变成了轻唇音，韵母的介音也发生了变化，这批唇音反切为数不少。重组三等韵里，唇音仍然保持重唇音的读法，介音自然跟那些普通三等韵的唇音不同，两类唇音的声类也就不同。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这两类唇音反切上字的不同分布，而且影响到其他非“轻唇十韵”的唇音反切上字的确定和使用。

因此，慧琳反切的重组格局是：介音两分；重组三等韵母和普通三等韵母（轻唇音除外）相同，介音都是j；重组四等韵母和纯四等韵母相同，介音都是i。

我们的看法是，慧琳的重组格局由六朝邺下（洛阳）音的重组发展而来，最早的源头在南渡北语。仍设a=重组四等韵，b=重组三等韵，c=普通三等韵，d=纯四等韵，则有下表：

表十六

<u>东晋</u>	<u>六朝隋唐初</u>	<u>中晚唐</u>
徐邈音：d/a/b/c	邺下（洛阳）音 c/b/a=d	长安音 c=b/a=d
介音：i(d/a)/ rj(b)/j(c)	j(c) /rj (或 j) (b)/i(a=d)	j(c=b)/i(a=d)

徐邈所记南渡北语，即所传洛阳旧音，经过六朝邳下音到中唐慧琳音，有近 500 年的演变，重组的性质和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韵母方面，东晋南渡北语和六朝隋唐初邳下（洛阳）音的重三韵跟普三韵对立，慧琳时代转变为重三韵母跟普三韵母合流，东晋南渡北语重四韵和纯四等韵对立，到六朝隋唐初邳下（洛阳）音，重四韵跟纯四等韵合流，但仍是三等韵的性质，而在慧琳音里，重四韵母并入纯四等韵，是四等韵的性质。介音的格局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三四等介音，从东晋南渡北语到六朝隋唐邳下（洛阳）音，或者仍旧三分，如曹宪音（普三介音 j，重三介音 rj，重四和纯四等介音 i），或者两分，如李善音（普三和重三的介音是 j，重四和纯四等的介音是 i），而到了慧琳音则彻底两分（普三和重三的介音都是 j，重四和纯四等的介音都是 i）。最关键的变化是慧琳音重组四等韵纯四等化，不再属于三等韵。可以说，慧琳反切中的重组，是重组演变的转折点。

再看慧琳以后其它方言重组演变的情形。从晚唐到赵宋，一些方言是不分重组的。根据罗常培（1933）、B. Csongor（1960）、邵荣芬（1963）、高田时雄（1988）和柯蔚南（1991, 1994）的研究，晚唐五代西北方音重组三等和重组四等已经不分了。又据冯蒸（1992），后蜀毋昭裔的《尔雅音图》所记河中龙门音，重组也不分。据邵荣芬（1995）的研究，吴棫《韵补》所反映的北宋闽北建瓯音不分重组。宁忌浮（1992a）指出，《五音集韵》的“重组”现象，是由于编撰者因袭等韵图造成的，是虚假表面的，不是实际语音的记录。据赖江基（1986, 1990）的研究，南宋朱熹音不分重组。又据李范文（1995），宋代西北方音也不分重组。其实，重组不分，早在六朝（如南人陆德明音等）就已经开始了。

从慧琳方言和慧琳以后分重组的方言看，凡是三等韵和纯四等韵分不清楚的方言，重组容易分清楚，基本情况是重组三等韵跟普通三等韵一类，介音为 j；重组四等韵跟纯四等韵一类，介音是 i，下字和上字都是如此。下面重点讨论朱翱的反切、邵雍的《声音倡和图》、《集韵》、《切韵指掌图》、《蒙古字韵》和《古今韵会举要》的重组。

朱翱反切的研究，有六家：严学宥（1943）、张世禄（1944）、梅广（1963）、王力（1982）、张慧美（1988, 1990）和张渭毅（1994），结论有差异。在谈朱翱反切的重组之前，先讨论朱翱音系的性质。朱翱音的韵母分类，我们主要依据严学宥（1943）。

关于朱翱反切的性质，严学宥（1943：54—57）主张朱翱音跟慧琳音近，属于唐五代普通话，或即洛阳近旁之一种方言，提出了五个证据，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晚唐五代的朱翱音是地地道道的金陵音。主要根据是，朱翱音具备《颜氏家训》所说南方音的五个音韵特征和《切韵序》所提到的一个音韵特征，而慧琳音较多地表现出北音的特点：

表十七

声韵特征 作音者	从邪混	船禅混	鱼虞分	支脂分	洽狎分	先仙分
朱翱	+	+	+	+	+	+
慧琳	-	+	+	-	-	-

以六朝隋唐初金陵音为代表的南音特征：船禅混、从邪混、鱼虞分、支脂分、咸衔分、先仙分（举平赅上去入），朱翱音都保留下来。朱翱于史无传，我们只知道他和徐锴同为南唐秘书省校书郎，徐锴原籍浙江会稽，五代初随父迁居扬州江都，故《宋史》本传称徐锴为扬州广陵人。徐锴和朱翱同在金陵为官，徐锴至死都效忠南唐王朝，应该说金陵话，朱翱跟徐锴一样，精通金陵话是不成问题的。否则，徐锴也不会采用朱翱的反切注音。

慧琳的书中有少数反切从邪混淆，并不足以改变慧琳音从邪对立的格局，正如黄淬伯（1930）所说：“惟通检缉录读从邪二母字，其合并之例证绝少。……然则从邪两声慧琳依用之音切，盖有殊别。……依据大部分之材料，分条次之，以见其分。”黄氏的声类系统，从邪分立。

根据施向东（1999）的研究，鸠摩罗什对音所反映的后秦长安音（401—413年）有禅无船，禅读浊塞擦音。不空译音所反映的中唐长安音（705—774年）也是如此（刘广和 1994）。说明长安音船禅不分，由来已久。晚唐西北方音里，船禅清化，跟书母合并为一个声母，慧

琳音正好处在船禅清化前的阶段。

朱翱的重组有以下两个特点：

1. 反切上字重三和重四对立，反切上字重三跟普三同类，反切上字重四跟纯四等同类。重三和重四的介音为 j，重四和纯四等的介音为 i。请看表十八、表十九：³³

表十八（单位：次数）

被切字的类别 反切上字的类别	一等韵	二等韵	重三韵	普三韵	重四韵	纯四等韵
反切上字为重四	6	14	6	16	208	111
反切上字为重三	19	41	179	58	8	12
各等韵切上字次数	25	55	185	74	216	123

表十九（单位：次数）

反切上字的类别 被切字的类别	一等上字	二等上字	普三上字	四等上字
被切字为重四	10	0	32	48
被切字为重三	18	1	212	13
重三、重四反切的 上字次数	28	1	244	61

朱翱的唇音重三字作唇音普三被切字的上字和唇音普三字作唇音重三被切字的上字的次数都为 0，说明唇音里重三介音跟普三介音的界限分明。因为，朱翱音里，相当于《切韵》“轻唇十韵”的唇音字变成轻唇音，其声类和韵类都跟重组三等韵的唇音不同。这一点跟慧琳音一致。

2. 跟慧琳音不同的是，朱翱反切的三等韵和纯四等韵仍然有别。虽然有很多重四字跟纯四等字混淆的例子，但是三等韵和纯四等韵对立的格局还没有改变。³⁴也就是说，虽然朱翱重组介音的格局跟慧琳音相同，重三和普三（轻唇音除外）的介音都是 j，重四和纯四等的介音都是 i，并且有相当数量的重四字变同纯四等音，但仍然有一部分重四等字属于三等韵，跟纯四等韵的主元音不同。根据严学宥（1943）对反切下字系联的结果，朱翱反切的蟹摄迷类（齐韵，举平赅上去，下同）下字与曳类（祭韵）下字对立，效摄朝类（宵韵）下字跟挑类（萧韵）下字对立，咸摄检类（盐韵大部分）下字与廉类（添韵、盐韵各半）下字对立，山摄延类（仙韵、先韵各半）下字与贤类（先韵一部分）下字对立。从六朝隋初唐的金陵音到晚唐的朱翱音，区别三等韵跟纯四等韵变得越来越困难，而重组却越分越清楚，重组对立的格局已经接近慧琳的长安音，但是还部分地保持着南音三四等韵分立的特点。

邵雍（1011—1077 年）《声音倡和图》音图列“开发收闭”划分一、二、三、四等，重三字和普通三等字排在“收”类（相当于三等），重四字和纯四等字排在“闭”类（相当于四等），井然有序。具体说来，“闭”类的重四字，或者跟“收”类的重三字对比，如一（闭）——乙（收）、民（闭）——眉（收）、鼻（闭）——（收）、匹（闭）——品（收）；或者跟“收”类的普三字对比，如癸（闭）——九（收）、揆（闭）——近（收）、弃（闭）——丘（收）、必（闭）——丙（收）。“闭”类的纯四等字，或者跟“收”类的重三字对比，如米（闭）——美（收），或者跟“收”类的普三字对比，如尧（闭）——月（收）、瓶（闭）——平（收）。这说明邵雍所记录的汴洛音是分辨重组的，而且重三和普三的“等”相同，重四和纯四等的“等”相同。根据李新魁（1994），南宋祝泌《皇极经世起数诀》（1241 年）仍然维持了邵雍的重组。

根据张渭毅（1999b, 1999c, 2001, 2002）的研究，《集韵》的重组区别，可以从反切上字和重组小韵归字两个方面看。请看下表：

表二十（单位：次）

被切字 切上字	重三	普三	重四	纯四	总切次
重三	48	31	2	4	85
普三	165	317	37	15	534
重四	2	2	114	56	174
纯四	0	0	17	54	71

反切上字重三和普三关系密切，跟重四、纯四等的关系疏远；反切上字重四和纯四等关系密切，跟重三、普三的关系疏远。《集韵》反切上字重三跟普三同类，反切上字重四跟纯四同类，重三和普三的介音为 j，重四和纯四等的介音为 i。

另一方面，《集韵》收录《广韵》和《广韵》以外不同来源的重组字音时，在维系《广韵》重组审音标准的同时，还采用了时音标准，结果在归字时发生了重三字并入普三小韵或普三字混入重三小韵、重四字混入纯四等小韵或纯四等字混入重四小韵的现象，如：

《集韵》祭韵许霰切 小韵有灞字：“《尔雅》：井一有水一无水为灞沟。孙炎说。”按《经典释文·尔雅音义上中·释水第十二》：“灞，居例反，孙许废反。”《广韵》废韵晓母开口韵母无字，《集韵》把孙炎的许废反混入祭韵重开三 小韵。

《广韵》琰韵重三顛，鱼检切，俨韵俨，鱼掩切，《集韵》把《广韵》顛小韵并入俨韵鱼检切俨小韵，《广韵》的普三俨韵在《集韵》中有了重三小韵。

《集韵》狝韵重四婢善切梗小韵有 字：“《博雅》：‘忧也。’一曰急也。”狝韵重三平免切辨小韵也有 字：“《博雅》：忧也。”按曹宪《博雅音》有两音：辨，婢典（反）。辨字跟重三平免切同音，是辨小韵 字的字音来源。婢典反应归入铣韵婢典切辨小韵，《集韵》混入重四梗小韵。

榜字《广韵》有一切武延切，义为“《说文》曰：屋联榜也。”《集韵》仙韵弥延切絃小韵未收榜字，而先韵民坚切眠小韵有榜字：“说文：屋榜联也。”《集韵》把《广韵》重四武延切榜字混入纯四等眠小韵。

此外，《集韵》按照时音标准归字时还混淆了重组类别，表明北宋时期实际语音中一部分重组已经分辨不清楚了。但不管怎么说，反映时音的归字是少数，《集韵》绝大多数重组字仍然是根据《广韵》标准归字的。这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集韵》大规模地改良反切上字，大胆地展示跟《广韵》大不相同的重组格局，另一方面又在归字时尽量谨守《广韵》的重组辨类系统。对此我们的解释是，慧琳以后，汉语标准音由《切韵》音转变为以长安音为基础的标准音，宋代的标准音汴洛音跟长安音是一脉相承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黄笑山 1995：5—8）。《集韵》时代，重组格局必然向汴洛音靠拢，可是，《集韵》毕竟在《广韵》基础上增订而成，它的音韵结构基本上是沿袭《切韵》（《广韵》）的，为了加强它的权威性就必须重视它的继承性，它还不能走得太远，采取改动反切上字而不改变反切音韵地位的方式是理想的，一方面维持了《广韵》的重组韵和四等韵的辨类系统，另一方面通过改良反切上字传达实际语音中重组的信息。可以肯定的说，《集韵》反切上字所体现的介音格局是反映实际语音的。

根据麦耘（1995b）和冯蒸（2001），富于革新精神的南宋韵图《切韵指掌图》，重三韵和重四韵保持对立，重三韵跟普三韵、重四韵跟纯四等韵发生了普遍的合流现象。只有少数重三字和重四字在列等归位上有互易的情况，说明韵图的作者混淆了这些字的重组类别。

元代汉语存在着两个标准音，一个是以《蒙古字韵》为代表的书面语标准音，一个是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口语标准音（杨耐思 1996：107）。《中原音韵》除了在齐微韵里反映中古唇音重组的区别外，其他韵部没有重组（平山久雄 1991b）。元代书面语标准音按照慧琳音的重组格局区别重组。根据杨耐思（1986）、竺家宁（1987）、麦耘（1995c）和郑张尚

芳(1998),《蒙古字韵》在牙音开口字和来自中古影、疑母的零声母字中还保持重组的对立,重三字和普三字同类,重四字和纯四字同类,两类介音区别明显。《古今韵会举要》分重组的支、脂、仙等几个韵里,也是重三字跟普三字混,重四字跟纯四等字混。

冯蒸(2001:177)指出,《切韵指掌图》的重组跟《蒙古字韵》和《古今韵会举要》的基本一致,是因为三者的音系基础大概都是当时的一种共同语读书音。我们认为,这个共同语读书音其实应该追溯到中晚唐就已形成的以长安音为基础的标准音。

从慧琳时代以及后来不同方言的重组结构跟慧琳音一致(如邵雍音)或接近(如朱翱音)的现象,可以看出,唐朝以来,随着长安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长安音逐渐发育成熟,到了慧琳时期,上升为标准音,替代了六朝以来以金陵音为主体的、参酌邙下(洛阳)音的《切韵》标准音,长安音的重组结构也随之代替了金陵音的重组结构。这个标准音,成为晚唐以后汉民族的标准语音。可以说,慧琳音系的出现,标志着汉语史新时期——近代汉语——的到来。

五、余论

汉语语音的古今演变贯穿于时间纵轴上,常会在空间横轴上表现出南北的差异。重组的演变,跟语音史中其他音类一样,也有南北的差异。张琨(1972)把《切韵》重组的差异推到原始汉语去解释,其实魏晋时期重组的区别就能解释《切韵》重组的演变。我们把导致南北重组差异趋向一致的力量归结为某个时期的标准音,标准音之下仍可看出南北方言的差异,标准音基础的转变引起南北方言重组格局的变动。本文的方法是立足于考证汉语书面文献中反映重组的本证材料,从中引出命题来。对音和现代汉语方言的有关材料是旁证,怎样旁证命题,又能解释其中的多少问题,还有待于下一步的探讨。

重组是语音史中充满诱惑的复杂问题。重组的研究,始于陈澧《切韵考》(1842年),迄今160年,正如姚荣松(1997:318)所说:“重组问题的研究实即反映了声韵研究的所有方法学的全部现象,因此它的研究是永无止境的,“任何一个阶段性的突破,都将反映出声韵研究法的更上层楼。”

附注:

¹《切韵》(《广韵》)清韵系本身有没有重组?通常有两种见解。一种意见认为清韵系没有重组。另一种看法是,《切韵》、《广韵》清韵系喉牙唇音字反切下字是三等,但在韵图里都列四等,跟庚三韵喉牙唇音字相配而成为重组,具有重四的性质。我们认为,《切韵》(《广韵》)清韵系本有重组。《切三》(《广韵》)昔韵有两个小韵:辟,必益切,碧,彼役切(《切三》夺反切,《唐韵》方彳反),在早期切韵图《韵镜》、《七音略》里分别列四等、三等,有对立。只是因为《切三》碧小韵注“新加”二字,有的研究者对这一对重组置之不理。到了《集韵》,清韵系的重组范围扩大了,由原来的一对增加到八对:薨(忙成切)和名(弥并切)、颈(九领切)和颈(经郢切)、(妨正切)和聘(匹正切)、碧(兵彳切)和辟(必益切)、(辅彳切)和僻(匹益切)、樯(平碧切)和擗(毗亦切)、攫(俱碧切)和鷓(工役切)、躩(亏碧切)和(弃役切),前者为重三,后者为重四。而且,还增加了一对重出的重三小韵:瘞(巨井切)和(渠领切),以及两个单个的重三小韵:觥(火彳切)、(纪彳切)。我们还主张重组概念的外延应该限于同一个三等韵内,这样庚三韵与清韵喉牙唇音字就不是重组关系。

²陈澧以后,国内学界一致公认董同龢先生和周法高先生最早同时对重组问题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其实,最早对重组问题进行研究的是日本学者有阪秀世,他在1935年至1940年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论证重组音值的区别在于介音,河野六郎1939年也有专文发表。但是,由于战争的影响和语言的隔阂,当时的中国学者没有注意到有阪、河野的研究成果。关于日本学者的重组研究,参看平山久雄(1997)。

³周文遗漏此项,今补。

⁴所谓配对的重组反切,指同韵、开合、声调和声母相同的一对重组反切。

⁵真韵开口重组反切下字,《切韵》不分重组,《广韵》分。为了比较,一并列出。

⁶宵韵、笑韵重组反切下字,《切韵》不分重组,《广韵》分。为了比较,一并列出。

⁷缉韵重组反切下字,《切韵》分重组,《广韵》不分。

⁸真韵开口重组反切下字,《切韵》不分重组,《广韵》分。此处只列《广韵》反切。

⁹宵韵、笑韵重组反切下字,《切韵》不分重组,《广韵》分。此处只列《广韵》反切。

¹⁰有一个反切例外:《切韵》侵韵重四於淫反,上字是普三,《广韵》改为挹淫切,上字是重四。

¹¹“匹”字作反切上字,可以同时作配对的两个重组反切的上字,此时没有标记重组类别的作用。但是,如果“匹”字不同时作配对的两个重组反切的上字,那一定是作重四反切的上字,还具有标记重四被切字

的作用。

¹² 有一个反切例外：《广韵》琰韵重四腭，谦琰切，上字“谦”是纯四等字。

¹³ 代表作有：三根谷彻（1953）、李新魁（1984）、周法高（1989）、平山久雄（1991a）、竺家宁（1995）等。

¹⁴ 代表作有：有阪秀世（1937—1939）、河野六郎（1939）、王静如（1948）、陆志韦（1948）、李荣（1956）、蒲立本（1962—63）、龙宇纯（1970，1989）、白一平（1977和1992）、邵荣芬（1982）、潘悟云、朱晓农（1982）、俞敏（1984）、郑仁甲（1994）、麦耘（1995）、丁邦新（1997）、郑张尚芳（1997）等。

¹⁵ 代表作有：陆志韦（1939）、董同龢（1945）、周法高（1945）等。

¹⁶ 参看薛凤生（1997）。

¹⁷ 参看平山久雄（1977）。

¹⁸ 最近又读到朱晓农的另一篇文章（未刊），他从实验语音学和发音类型学的角度再次证明了 $pj > t$ 。

¹⁹ 据周祖谟先生考证，夏侯该可能在北人南渡之后仕于梁、定居于江南。见周祖谟（1966：436—437）。

²⁰ 不过，南北三四等分韵的具体情形不同：南方分三等韵和纯四等韵，难分重组，北方分重组，重四韵跟纯四等韵合流，跟普通三等韵和重三韵对立。

²¹ 蒋希文先生主张徐邈的重组是不同的两类韵母；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两类重组字在魏晋韵文里往往能在一起押韵。（蒋希文 1999：186）但是，在构拟韵类音值时，一方面认为“重组韵中元音音值很难拟订”，另一方面又为两类重组韵母构拟了不同的主要元音。（蒋希文 1999：176—177）由于蒋先生是用不同的主元音来区别重组，他的三等韵介音就很简单：普通三等韵和两类重组韵只有一个介音 j 。（蒋希文 1999：188）对此，我们认为，徐邈两类重组，既然处在同一个韵部，它们的主元音就应该相同，各自的区别就应该落实到介音的不同。

²² 为什么徐邈的庄组三等被切字既可以有不少的来母字作反切下字，又可以跟重三字系联？庄组字声母有 r ，为何带有 rj 介音的重三字作庄组被切字的反切下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另有专文讨论。

²³ 据刘广和（1991）、储泰松（1996）和施向东（1999），东晋鸠摩罗什和法显等译音的来母字对 r 和 l 。

²⁴ 《颜氏家训音辞篇》：“前世反语，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诗音》反骛为在遘，《左传音》切椽为徒缘，不可依信，亦为众矣。”

²⁵ 陆法言《切韵序》云：“又支脂鱼虞，共为不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据罗常培《切韵序校释》（1928），隋初先与仙、尤与侯“已多不能辨之”，“然当时方音，亦必有能辨之者。法言以四部独立，其用意正与支脂鱼虞之分相同耳。”毅按，据《王三》韵目下小注，五家韵书分韵，先、仙（举平赅上去入）唯吕静有别。又徐邈音切先仙分立，可见先仙有别本是魏晋洛阳旧音的特点，顾野王、陆德明、颜师古和玄应分先仙，保存了南渡北语的特点。陆法言据吕静书分先仙，既存古音，也反映了当时的方音。关于北方人支脂、鱼虞、咸衔（洽狎）不分的讨论，请看周祖谟（1966b：413-414）。

²⁶ 以上关于北魏至唐初人口迁移情况的论述，我们参考了薛平拴（2001：336—341）。

²⁷ 参看周祖谟（1994），书中音韵地位遗漏和有误的一些反切我们都做了增订。

²⁸ 原本《玉篇》残卷𠃉字有两读，均漫漶不清：×饥反，又×惟反。后一切上字右旁为“卑”，左旁不清楚，疑是“女”旁。不管上字是否是婢，都改变不了×惟反读重四的事实。

²⁹ 由于我们看到的只是董先生的博士论文油印本，没有看到董著正式发表，在此只能转述有关结论，不好就论文中存在的问题详细讨论。

³⁰ 本文有时邺下和洛阳并提，是因为南北朝北方的都城邺，从文化传承上看，其实就是洛阳，地方变了，内容没有变。东魏孝静帝 534 年率百官人民由洛阳迁邺，“徙邺旧人西迓百里，以居新迁之人。”（《魏书·孝静纪》）颜之推 26 岁（556 年）来到邺下，注意到南北两个帝王都邑语言的差异，在他的书中称邺为洛下，在他的心目中，邺下也就是蝉蜕后的洛阳。详细论述，请看何大安（1981：335）。

³¹ 《声音倡和图》鱼、虞、模是分是合，有不同意见。声图六《切韵》鱼语御韵的字和模姥暮韵的字分作两行不混。周祖谟（1942）主张合，陆志韦（1946）、竺家宁（1983）主张分，平山久雄（1993，1995）更明确指出，不仅鱼模分立，而且鱼虞有别。我们从分。

³² 此表据谢美龄（1990）的有关统计改制而成。在此谨向谢女士致谢。

³³ 此表据张慧美（1988）的有关统计改制而成。在此谨向张女士致谢。

³⁴ 这一点我们跟王力（1982）和张慧美（1988，1990）的看法不同。

参考文献和引用书目

坂井健一（1975）《魏晋南北朝字音研究》，日本汲古书院。

曹宪（隋）《博雅音》，《广雅疏证》所附，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陈贵麟（1997）论〈韵镜〉重组的逻辑原型及原型重估后的音值，《声韵论丛》第六辑，415—436 页，台湾学生书局，台北。

陈澧（清）《切韵考》，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4 年影印。

陈寅恪（1936/1992）东晋南朝之吴语，《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299—30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48/1992) 从史实论《切韵》，《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274—2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 储泰松 (1996) 鸠摩罗什译音研究（声母部分），《语言研究》增刊，武汉。
- (1998) 鸠摩罗什译音研究（韵母部分），《语言研究》增刊，武汉。
- 大岛正二 (1981) 《唐代字音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
- 董同龢 (1944/1991) 《上古音韵表稿》，中研院史语所单刊甲种之二十一，1991年重印。
- (1945/1981) 《广韵》重组试释，丁邦新编《董同龢语言学论文选集》，13—32页，台北食货出版社。
- (1948/1981) 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反切下字，丁邦新编《董同龢语言学论文选集》，101—112页，台北食货出版社。
- (1948/1981) 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反切上字，丁邦新编《董同龢语言学论文选集》，113—152页，台北食货出版社1981年。
- (1948/1981) 《切韵指掌图》中的几个问题，丁邦新编《董同龢语言学论文选集》，83—100页，台北食货出版社。
- (1949/1981) 等韵门法通释，丁邦新编《董同龢语言学论文选集》，33—82页，台北食货出版社。
- 董忠司 (1978) 《颜师古所作音切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
- (1994) 董钟两家颜师古音系的比较，台湾《语文学报》第一期，1—20页。
- 杜其容 (1975) 三等牙喉音反切上字分析，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24期，1—279页。
- 段玉裁〈清〉《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丁邦新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魏晋音韵研究》) (英文)，《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65种，台北。
- (1995) 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国语文》第6期，北京。
- (1997) 重组的介音差异，《声韵论丛》第六辑，37—62页，台湾学生书局，台北。
- 丁 锋 (1995) 《〈博雅音〉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 丁 度〈宋〉《集韵》十卷，①钱氏述古堂影宋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②南宋重刻本，中华书局，1989年。③棟亭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年。
- 方成珪 《集韵考正》十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范新干 (2002) 《东晋刘昌宗音研究》，湖北辞书出版社，武汉。
- 冯 蒸 (1992) 《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宋初四项韵母音变，《宋元明汉语研究》，程湘清主编，510—57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
- (1996) 《尔雅音图》的声调，《中国语学研究·开篇》，第14卷，日本株式会社好文出版。
- (2001) 论《切韵指掌图》三/四等对立中的重组和准重组，《语言》第2卷，103—178页，北京。
- 高本汉 (1940/1995) 《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合译，商务印书馆，北京。
- 高田时雄 (1988) 《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日本创文社刊行。
- 葛毅卿 (1958) 《韵镜》音所代表的时间和区域，《学术月刊》第8期，上海。
- (1978) 《韵镜》中的等呼，《南京师院学报》第3期，南京。
- 龚煌城 (1997) 从汉藏语的比较看重组问题——兼论上古rj介音对中古韵母演变的影响，《声韵论丛》第六辑，195—244页，台湾学生书局，台北。

- 顾野王〈梁〉《原本玉篇残卷》，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
- 顾野王、陈彭年〈宋〉《大广益会玉篇》（附索引），中华书局1987年，北京。
- 何大安（1981）《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
- （1988）《规律与方向：变迁中的音韵结构》，史语所专刊之九十。
- 何九盈（1961）《切韵》的性质及其他，《中国语文》第9期，10—18页，北京。
- （1995）《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增订版，广州。
- （1995）《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广州。
- （2002）《音韵丛稿》，商务印书馆。
- 河野六郎（1937/1979）玉篇音韵论，《河野六郎著作集2 中国音韵史论文集》，3—154页，东京平凡社。
- （1939/1979）朝鲜汉字音の一特质，《河野六郎著作集2 中国音韵史论文集》，155—180页，东京平凡社。
- 黄淬伯（1930）《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史语所集刊。
- （1998）《唐代关中方言音系》，江苏古籍出版社。
- 黄典诚（1988）曹宪《博雅音》研究，《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259—280页，上海知识出版社。
- （1994）《〈切韵〉的综合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 黄笑山（1995）《〈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台湾文津出版社。
- 黄坤尧、邓仕樑（1988）《新校索引经典释文》（上下册），台北学海出版社。
- 黄坤尧（1997）《经典释文》的重组现象，《声韵论丛》第六辑，323—370页，台湾学生书局，台北。
- 黄焯（1980）《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北京。
- 慧琳、希麟《正续一切经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蒋希文（1999）《徐邈音切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贵阳。
- 蒋绍愚（1994）《近代汉语研究概况》，语音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 孔仲温（1997）论重组字上古时期的音韵现象，《声韵论丛》第六辑，245—284页，台湾学生书局，台北。
- 赖江基（1986）从《诗集传》的叶音看朱熹音韵的韵系，《音韵学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北京。
- （1990）吴棫音和朱熹音韵系考异，《语言文字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
- 林平和（1972）《吕静〈韵集〉研究》，硕士论文，台湾嘉新水泥公司出版。
- 龙宇纯（1968）《唐写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校笺》，香港中文大学。
- （1970）《广韵》重组音值试论，兼论幽韵及喻元音值，《崇基学报》九卷二期，香港中文大学。
- （1986）从《集韵》反切看《切韵》系韵书反映的中古音，《史语所集刊》57本1分，37—90页，台北。
- （1989）论重组等韵及其相关问题，《中研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字组），上册，111—124页，台北。
- 刘广和（1991）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声母系统，《语言研究》增刊，武汉。
- （1994）《大孔雀明王经》咒语义净跟不空译音的比较研究，《语言研究》增刊，武汉。
- （2002）《音韵比较研究》，内收两晋、唐时梵汉对音的研究论文10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北京。
- 刘燕文（1998）敦煌写本《字宝》、《开蒙要训》、《千字文》的直音、反切和异文，《语苑撷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北京。

- 李存智（1997）论重组——变迁的音韵结构，《声韵论丛》第六辑，437—450页，台湾学生书局，台北。
- 李方桂（1980）《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北京。
- 李范文（1995）《宋代西北方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 李荣（1956）《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北京。
- 李新魁（1981/1994）韵镜研究，《李新魁语言学论集》，284—337页，中华书局，北京。
- （1982）《韵镜校证》，中华书局，北京。
- （1984/1994）重组研究，《李新魁语言学论集》，45—84页，中华书局，北京。
- （1994）《起数诀》研究，《李新魁语言学论集》，338—403页，中华书局，北京。
- 陆志韦（1939）三四等与所谓喻化，《燕京学报》第26期，北京。
- （1946/1988）记邵雍《皇极经世》的天声地音，《陆志韦近代汉语音韵论集》，商务印书馆，北京。
- （1948/1985）古音说略，《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书局，北京。
- （1950/1999）《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二），中华书局，北京。
- （1951/1999）《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补正，《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二），中华书局，北京。
- 罗常培（1933）《唐五代西北方音》，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十二。
- 罗常培、周祖谟（1958）《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北京。
- 罗杰瑞（1995）《汉语概说》，张慧英译，语文出版社，北京。
- 麦耘（1995a）论重组及《切韵》的介音系统，《音韵与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
- （1995b）韵图的介音系统及重组在《切韵》后的演变，《音韵与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
- （1995c）《蒙古字韵》中的重组及其他，《音韵与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
- 梅广（1963）《从朱翱反切看中古晚期音韵》，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 宁忌浮（1985）《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
- （1992a）《五音集韵》的“重组”假象，《近代汉语研究》，胡竹安、杨耐思、蒋绍愚编，225—234页，商务印书馆，北京。
- （1992b）《校订五音集韵》，中华书局，北京。
- （1997）《〈古今韵会举要〉及其相关韵书》，中华书局，北京。
- 潘悟云、朱晓农（1982）汉越语和《切韵》唇音字，《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平山久雄（1966）《切韵》における蒸职韵と之韵の音价，《东洋学报》49—1，42—68页。
- （1967）中古汉语の音韵，《中国文化丛书1 言语》，112—166页，东京大修馆书店。
- （1977）中古音重组の音声的表现と声调との关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73，左1—42页。
- （1991a）中古汉语における重组韵介音の音价について，《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14，左1—41页。
- （1991b）中古唇音重组在《中原音韵》里的反映，《中原音韵新论》，28—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 （1993）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の音韵体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20，左49—

- 107页。
- (1997) 重组问题在日本,《声韵论丛》第六辑,5—36页,台湾学生书局,台北。
- 三根谷彻(1953) 关于《韵镜》的三四等,《言语研究》31,56—74页。
- (1993) 《中古汉语と越南汉字音》,东京汲古书院重印。
- 司马光〈宋〉《切韵指掌图》,中华书局1986年。
- 上田正(1957) 全本王仁昫《切韵》について,《中国语学》69。
- (1973) 《切韵》残卷诸本补正,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丛刊》第19辑。
- (1975) 《〈切韵〉诸本反切总览》,均社单刊第一,京都均社。
- 邵荣芬(1963) 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3期,北京。
- (1964) 《五经文字》的直音和反切,《中国语文》3期,北京。
- (1981) 《晋书音义》反切的语音系统,《语言研究》创刊号,武汉。
- (1982) 《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 (1995a) 吴棫《韵补》和宋代闽北建瓯方音,《中国语文》第5期,北京。
- (1995b) 《经典释文音系》,台湾学海出版社。
- (1997) 《邵荣芬音韵学论集》,首都师大出版社,北京。
- 施向东(1999) 鸠摩罗什译经与后秦长安音,《芝兰集》,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
- 辻本春彦(1954) 所谓三等重组的问题,日本《中国语学研究会会报》24号,6—9页。
- (1986) 《〈广韵〉切韵谱》,均社单刊第二种,均社发行。
- 松尾良树(1974) 《论〈广韵〉反切的类相关》,日本《均社论丛》第一期第一号,2—8页。
- 孙玉文(1994) 中古尤韵舌根音有重组试证,《清华学报》第24卷第1期,155—161页。
- 王静如(1941) 论开合口,《燕京学报》29期,143—192页。
- (1948) 论古汉语之腭介音,《燕京学报》35期,51—94页,北京。
- 王吉尧(1994) 汉字域外音对古汉语重组现象的反映,《音韵学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北京。
- 王力(1936/1991) 南北朝诗人用韵考,《王力文集》第18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
- (1948/1991) 《汉越语研究》,《王力文集》第18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
- (1980/1991) 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王力文集》第18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
- (1982/1991) 《朱翱反切考》,《王力文集》第18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
- (1982/1991) 《经典释文反切考》,《王力文集》第18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
- (1985) 《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 尾崎雄二郎(1962) 反切か見た《集韵》の問題点,《东方学》第二十四辑。
- 吴承仕(1986) 《经籍旧音辩证》,中华书局。
- 吴圣雄(1997) 日本汉字音能为重组的解释提供什么线索,《声韵论丛》第六辑,371—414页,台湾学生书局,台北。
- (1999) 张麟之《韵镜》所反映的宋代音韵现象,《声韵论丛》第八辑,台湾学生书局,台北。
- 西上胜(1982) 《集韵》反切用字法上の一特征,《中国语学》229期。
- 谢美龄(1990) 慧琳反切中的重组问题(上、下),台湾《大陆杂志》第81卷第1期,34—48页;第2期,37—48页。
- 薛凤生(1997) 试论《切韵》音系的元音音位与重组、重韵等现象,《声韵论丛》第六辑,83—106页,

- 台湾学生书局，台北。
- （1990）《中原音韵音位系统》，鲁国尧等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北京。
- 薛平拴（2001）《陕西历史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
- 雅洪托夫（1980/1986）十一世纪的北京语音，《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 杨军（1995）《集韵》见、溪、疑、影、晓反切上字的分用，《贵州师大学报》第二期，贵阳。
- 杨耐思（1981）《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 （1986）近代汉语“京”、“经”等韵类分合考，《音韵学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北京。
- （1996）元代汉语的标准音，《薪火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太原。
- 杨雪丽（1989）外部调和与内部沉积——《集韵》反切上字的特点，《古汉语研究》增刊，长沙。
- 颜师古《汉书注》，中华书局《汉书》全12册，1990年。
- 严学窘（1943）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严学窘民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97年，北京。
- 姚荣松（1997）重组研究与声韵学方法论的开展，《声韵论丛》第六辑，303—322页，台湾学生书局，台北。
- 应裕康（1960）《广韵》《集韵》切语上字异同考，台北《师大国文研究所要刊》4号。
- 有阪秀世（1937—1939/1957）批评高本汉对三四等的拟音，《国语音韵史の研究》，327—357页，东京三省堂1957年增补新版。
- 俞敏（1984）等韵溯源，《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北京。
- 余迺永（1997）中古重纽之上古来源及其语素性质，《声韵论丛》第六辑，107—174页，台湾学生书局，台北。
- （2000）《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辞书出版社。
- 张慧美（1988）朱翱反切中的重组问题，台湾《大陆杂志》第76卷第4期，8—25页。
- （1990）朱翱反切新考之导论与结语，台湾《建国学报》第9期，152—169页。
- 张洁（1998）《文选》李善注的直音和反切，《语言研究》增刊，214—238页，武汉。
- 张琨（1972/1987）古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张贤豹译，《汉语音韵史论文集》，59—227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 （1987）《汉语音韵史论文集》，张贤豹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 张世禄（1944）朱翱反切考，《说文月刊》第四卷合刊本，上海。
- 张渭毅（1994）朱翱反切的开合系统，《语言研究》增刊，武汉。
- （1996）《集韵》删并字音体例的重新认识，《语言研究》增刊，武汉。
- （1998）论《集韵》折合字音的双重语音标准，《语言研究》增刊，武汉。
- （1999a）《集韵》异读研究，《中国语言学论丛》第二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北京。
- （1999b）《集韵》研究概说，《语言研究》第二期，武汉。
- （1999c）《集韵》的介音问题，《中国语文学》第34辑，韩国岭南中国语文学会。
- （2001）《集韵》重组的特点，《中国语文》第3期，北京。
- （2002）《集韵》的反切上字所透露的语音信息（上、中、下），《南阳师院学报》第1，3，5期。
- 赵元任（1941）Distinctive and Non-distinctive Distinctions in Ancient Chine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 郑樵〈宋〉《通志·七音略》，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

- 郑仁甲(1994) 论三等韵的 i 介音——兼论重组,《音韵学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北京。
- 郑张尚芳(1996) 汉语介音来源的分析,《语言研究》增刊,武汉。
- (1997) 重组的来源及其反映,《声韵论丛》第六辑,175—194页,台湾学生书局,台北。
- (1998) 《蒙古字韵》所代表的音系及八思巴字的一些转写问题,164—181页,《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中华书局,北京。
- 郑再发(1985) Ancient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2.
- 周法高(1945/1975) 《广韵》重组的研究,《中国语言学论文集》,1—71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 (1941/1975) 玄应反切考,153—179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 (1952) 三等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史语所集刊》二十上,385—407页。
- (1953/1991) 从玄应音义考察唐初的语音,《中国语文论丛》,台北正中书局。
- (1968) 《玄应反切字表》,丁邦新抄录,香港崇基书店。
- (1984) 《中国音韵学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1989) 隋唐五代宋初重组反切研究,《中研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字组。
- 周祖谟(1936/1981) 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问学集》上册,270—404页,中华书局,北京。
- (1942/1981) 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下册,581—655页,中华书局,北京。
- (1966a/1981) 《切韵》的性质和它的语音基础,《问学集》上册,434—473页,中华书局,北京。
- (1966b/1981) 《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问学集》上册,405—433页,中华书局,北京。
- (1983) 《唐五代韵书集存》(上下册),中华书局,北京。
- (1988) 《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
- (1993) 《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北京。
- (1996) 《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周祖庠(1994) 《原本玉篇零卷音韵》,贵州教育出版社,贵阳。
- (2001) 《篆隶万象名义研究》,第一卷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
- 钟兆华(1982) 颜师古反切考略,《古汉语研究论文集》,16—51页,北京出版社。
- 竺家宁(1983) 论《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之韵母系统,台湾《淡江学报》20期,297—307页。
- (1987) 《韵会》重组现象研究,《汉学研究》第5卷2期,311—327页,台湾。
- (1995) 试论重组的语音,《中国语文》第4期,北京。
- (1997) 重组为古音残留说,《声韵论丛》第六辑,285—302页,台湾学生书局,台北。
- 佐佐木猛(2000) 《〈集韵〉切韵谱》,日本中国书店。
- B. Csongor(1960) Some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Script from Tunhuang, *AOH*, X. pp98-140.
- Denlinger, Paul B. (1962) *Studies in Middle Chines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issertation.
- Hashimoto, Mantaro J. (桥本万太郎1978) Phon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I),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 Africa*, Monograph Series No. 10.
- (1979) Phon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II),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 Africa*, Monograph Series No. 11.

-
- Maspero, Henri (马伯乐1920) Le dialecte de Tch' ang-ngan sous les T' ang, *Bulletin de l' Ecde Fran çaise d' Extieme—Orient* 20.
- Pulleyblank, E. G. (蒲立本1970-71) Late Middle Chinese, *Asia Major*15, pp197-239; and *Asia Major*16, pp121-68.
- (1984) *Middle Chinese: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Vancouver.
- Stimson, Hugh M. (司徒修1966) *The Jongyuan In Yun: A guide to ol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Far Eastern Publication.
- William H. Baxter (白一平1977) *Old Chinese Origins of the Middle Chinese Chongniu Doublets*, Cornel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白一平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New York : Mouton de Gruyter.
- W. South Coblin (柯蔚南1991) 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4.
- (柯蔚南1994) 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7.

Title: The Difference of the Chinese Chongniu Doublets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ialects and the Alteration of the Standard Pronunciation from the Wei-Jin Period to Yuan Dynasty

ENGLISH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demonstrate the structure of the Chongniu Doublets from the Wei-Jin period to the Yuan dynasty, and indicate that the old pronunciation of the Chongniu Doublets of Luoyang, which is preserved in Xumiao's phonetic notation, engender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dialects from Six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That is to say, in the southern dialects, though the Chongniu Doublets are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ird division final and the fourth division final is easy to tell. However, in the northern dialects, the Chongniu Doublets are easy to distinguish, b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ird division final and the fourth division final is difficult to recognize. The Qieyun embodies a kind of synthetical phonological system which synthesizes the main body of Jinling dialect and the part of the phonological ingredients of Yexia dialect. Its structure of the Chongniu Doublets bases on that of Jinling dialect which has three medials of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division final. In Huilin's times, the pronunciation of Chang-an dialect becomes the standard pronunciation. As a result, the structure of the Chongniu Doublets of Chang-an dialect replaces that of Jinling dialect. In Chang-an dialect, both the final of the third division of the Chongniu Doublets and that of the common third division merge, so do the fourth division final and

that of the Chongniu Doublets. Therefore, the medials of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divis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After Huilin's times, in the northern dialects, both the difference of the Chongniu Doublets and the medial structure are identical with those of the Chang-an standard pronunciation. Whereas in the Jinling dialect, thoug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ird division final and the fourth division final remains, the medial structure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Chang-an standard pronunciation.

Keywords: The Chongniu Doublets the interrelated division of the Chongniu Doublets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the standard pronunciation medial the old pronunciation of Luoyang Jinling dialect Yexia dialect Chang-an dialect

（此文原载于《语言学论丛》第 27 辑，第 99—171 页，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编，商务印书馆 2003 年 4 月出版。）